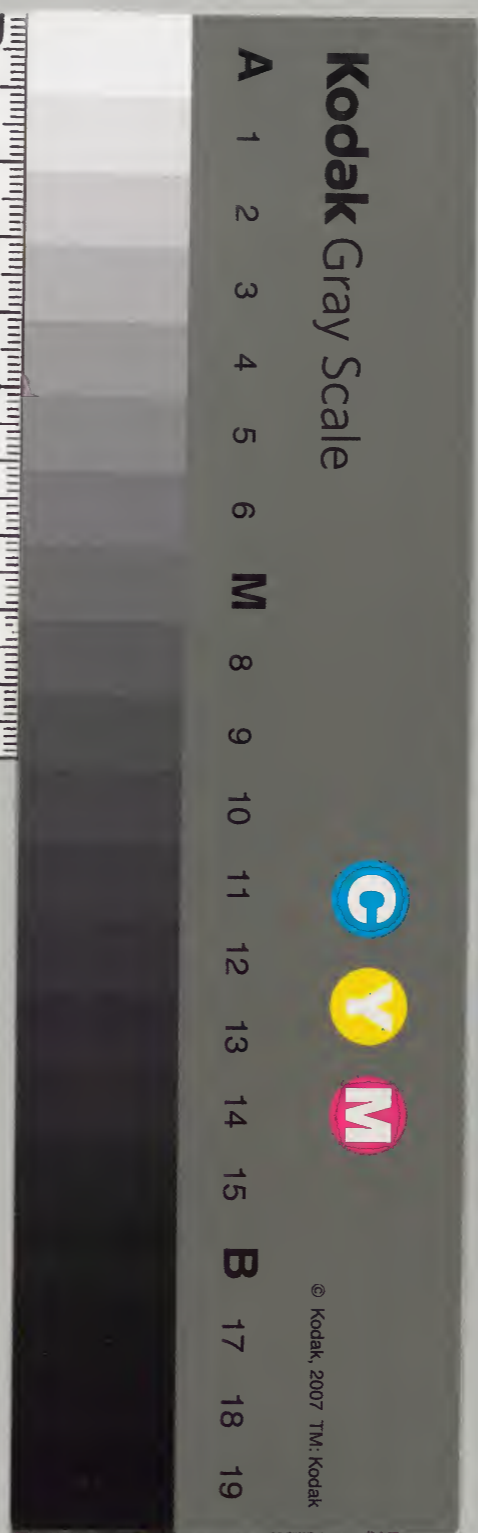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五	一	二	四
〇	〇	六	八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八	四	漢書	
函	〇	五	八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4418
冊數	50 (37)
函號	281 1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三鄭高權崔列傳第九十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鄭餘慶字居業鄭州滎陽人三世皆顯宦餘慶少善屬

文擢進士第嚴震帥山南西道奏置幕府貞元初還朝

擢庫部郎中為翰林學士以工部侍郎知吏部選浮屠

法湊以罪為民訴闕下詔御史中丞宇文邕刑部侍郎

張彧大理卿鄭雲逵為三司與功德判官諸葛述參按

述故史也餘慶劾述猥賤不宜與三司雜治時躉其言
貞元十四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每奏對
多傳經義素善度支使于頔凡所陳必左右之頔坐事
貶又歲旱饑朝廷議賑禁衛十軍爲中書史漏言疊二
忤故貶郴州司馬順宗以尚書左丞召會憲宗立卽其
官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主書滑渙與宦人劉光
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爲光琦沮變者令渙往請必得
由是四方贊餉奔委之弟宗至官刺史杜佑鄭綱執政
頗姑息而佑常行輩待不名也至餘慶議事渙傲然指
畫諸宰相前餘慶叱去未幾罷爲太子賓客後渙以賊

敗帝浸聞叱去事善之改國子祭酒累遷吏部尚書醫
工崔環者自淮南小將除黃州司馬餘慶執奏諸道散
將無功受五品正員開徵幸路不可權者不悅改太子
少傅兼判太常卿事自朱泚亂都輦數驚太常肄樂禁
用鼓餘慶以時久平奏復舊制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入拜太子少師請老不許時數赦官多沉階又帝親郊
陪祠者授三品五品不計考使府賓吏以軍功借賜朱
紫率十八近臣謝郎官出使多所賜與每朝會朱紫滿
廷而少衣綠者品服大濫人不以爲貴帝亦惡之始謹
餘慶條奏懲革遷尚書左僕射僕射比非其人及餘慶

以宿德進公論浩然歸重帝患典制不倫謂餘慶淹該
前載乃詔為詳定使俾參裁訂正餘慶引韓愈李程為
副崔鄴陳佩楊嗣復度鳳敬休為判官凡損增儀矩號稱
詳衷俄拜鳳翔尹節度鳳翔復為太子少師封棗陽郡
公兼判國子祭酒事建言兵興以來學校廢諸生離散
今天下承平臣願率文吏月俸百取一以資完葺詔可
穆宗立加檢校司徒卒年七十五贈太保諡曰貞帝以
其貧特給一月奉料為贈祿餘慶少砥礪行已完潔仕
四朝其祿悉贖所親或濟人急而自奉麤狹至官府乃
淵肆廣大常語人曰祿不及親友而侈僕妾者吾鄙之
大抵中外姻嫁其禮獻皆親閱之後生內謁必引見諄
諄教以經義務成就儒學自至德後方鎮除拜必遣內
使持幢節就第至則多饋金帛且以媚天子唯恐不厚
故一使者納至數百萬緡憲宗每命餘慶必誠使曰是
家貧不可妄求取議者或詆其沽激餘慶不屑也奏議
類用古語如仰給縣官馬萬蹄有司不曉何等語人嘗
其不適時與從父網家昭國坊網第在南餘慶第在北
世謂南鄭相北鄭相云子澣
澣本名涵避文宗故名改焉第進士累遷右補闕敢言
無所諱憲宗謂餘慶曰涵卿令子而朕直臣也可更相

賀遷起居舍人考功員外郎時刺史或迫吏下紀功愛
涵請青觀察使以杜其欺餘慶爲僕射避除國子博士
史館脩撰文宗立入翰林爲侍講學士帝使粹擯經史
爲要錄愛其博而精試舉諸條擿開之隨卽酬析無留
吝因賜金紫服累進尚書左丞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始餘慶在興元創學廬泮嗣完之養生徒風化大行以
戶部尚書召未拜卒年六十四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宣
四子處晦從讜尤知名

處晦字廷美文辭秀拔仕歷刑部侍郎浙東觀察宣武
節度使卒先是李德裕次柳氏舊聞處晦謂未詳更撰

明皇雜錄爲時盛傳

從讜字正求及進士第補校書郎遷累左補闕令狐綯
魏扶皆幹門生數進譽之遷中書舍人咸通中爲吏部
侍郎銓次明允出爲河東節度使徙宣武以善最聞改
嶺南東道節度先是林邑蠻內侵召天下兵進援會龐
勛亂不復遣而北兵寡弱從讜募土豪署其酋右職爲
約束使相捍禦交廣晏然僖宗立召爲刑部尚書義之
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進門下侍郎沙陀都督李國昌
間邊多虞入據振武雲朔等州南略太谷河東節度使
康傳圭遣大將伊釗張彥球蘇弘軫引兵拒之戰數負

傳圭斬軫以徇彥球所部反攻傳圭殺之劫府庫爲亂
朝廷以爲憂帝欲大臣臨制乃拜從讜檢校司徒以宰
相秩復爲河東節度兼行營招討使詔自擇參佐從讜
卽表長安令王調自副兵部員外郎劉崇龜司勳員外
郎趙崇爲節度觀察府判官前進士劉崇魯推官左拾
遺李渥掌書記長安尉崔澤支使皆一時選京師士人
比太原爲小朝廷言得才多也時承軍亂剽然日旁午
從讜旣視事姦無度情乃推捕反賊誅其首惡以彥球
本善意且才可任釋不問而付以兵曠無餘猜故得其
死力渠凶宿狡不敢發發又輒得士皆寒毛惕伏會黃

巢犯京師帝駐梁漢詔從讜發部兵屬北面招討副使
諸葛爽入討從讜團士五千遣將論安從爽而李克用
謂太原可乘以沙陀兵奄入其地壁汾東釋言討賊須
索繁仍從讜以餼醪犒軍克用諭謂曰我且引而南欲
與公面約從讜登城開勉感槩使立功報天子厚恩克
用辭窮再拜去然陰縱其下肆掠以撼人心從讜追安
使與將王蟾高弁等踵擊亦會振武契苾通至與沙陀
戰沙陀大敗引還卽遣安等屯北百井安擅還從讜合
諸將命持安出斬之鞠場中和二年朝廷赦沙陀使擊
賊自贖兵不敢道太原蘇嵐石竝河而南獨克用從數

百騎過辭城下從讜以名馬器幣歸之明年賊平詔克
用代領河東克用使來曰方省親鴈門願公徐行從讜
卽日以監軍周從寓知兵馬留後掌書記劉崇魯知觀
察留後敕克用至按籍效之乃行黃頭軍以糧少劫其
貲從讜間走絳州方道梗不通數月召拜司空復秉政
進太傅兼侍中從帝至興元以疾乞骸骨拜太子太保
還第卒諡文忠從讜進止有禮法性不矜滿沈毅有謀
在汴時以處晦歿於鎮訖代不奏樂牙中識陸扆於後
主數稱譽之扆後位宰相張彥球者奉摯善斷累破虜
有功奏爲行軍司馬後署金吾將軍初盜流中原沙陀

彊悍而卒收其用者蓋從讜爲太原重也時鄭畋以宰
相鎮鳳翔移檄討賊兩人以忠義相提衡賊尤憚之號
二鄭云

鄭珣瑜字元伯鄭州滎澤人少孤值天寶亂退耕陸渾
山以養母不干州里轉運使劉晏奏補寧陵宋城尉山
南節度使張獻誠表南鄭丞皆謝不應大曆中以諷諫
主文科高第授大理評事調陽翟丞以拔萃爲萬年尉
崔祐甫爲相擢左補闕出爲涇原帥府判官入拜侍御
史刑部員外郎以母喪解訖喪遷吏部貞元初詔擇十
省郎治畿赤珣瑜檢校本官兼奉先令明年進饒州刺

史入爲諫議大夫四遷吏部侍郎爲河南尹未入境會
德宗生日尹當獻馬吏欲前取印白珣瑜視事且內贊
珣瑜徐曰未到官而遽事獻禮歟不聽性嚴重少言未
嘗以私託人而人亦不敢謁以私旣至河南清靜惠下
賤斂貴發以便民方是時韓全義將兵伐蔡河南主餽
運珣瑜密儲之陽翟以給官軍百姓不知僦運勞凡迎
送敕使皆有常處吏密識其馬進退不數步差也全義
與監軍別檄有所取非詔約者珣瑜輒挂壁不酬至軍
罷凡數百封有諫者曰軍須期會爲急公可不報珣瑜
曰武士統戎多恃以取求苟以爲罪尹宜坐之終不爲

萬人產疹也故下無怨讟時請治河南比張延賞而重
厚堅正過之復以吏部侍郎召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李實爲京兆尹剝下務進奉珣瑜顯詰曰留
府緡帛入有素餘者應內度支今進奉乃出何色邪具
以對實方幸依違以免順宗立即遷吏部尚書王叔文
起州吏爲翰林學士鹽鐵副使內交奄人攘撓政機韋
執誼爲宰相居外奉行叔文一日至中書見執誼直吏
白方宰相會食百官無見者叔文恚叱吏吏走入白執
誼起就閣與叔文語珣瑜與杜佑高郢輟養以待頃之
吏白二公同飯矣珣瑜喟曰吾可復居此乎命左右取

馬歸臥家不出七日罷爲吏部尚書亦會有疾數月卒年六十八贈尚書左僕射太常博士徐復諡文獻兵部侍郎李巽言文者經緯天地用二諡非春秋之正請更議復謂二諡周漢以來有之威烈慎諍周也文終文成漢也况珣瑜名臣二諡不嫌巽曰諡一正也亮舜是也二諡非古也法所不載詔從復議子覃

覃以父蔭補弘文校書郎擢累諫議大夫憲宗取五中官爲和糴使覃奏罷之穆宗立不卹國事數荒昵吐蕃方疆覃與崔郾等廷對曰陛下新卽位宜側身勤政而內耽宴嬉外盤游畋今吐蕃在邊狙候中國假令緩急

臣下乃不知陛下所在不敗事乎夫金縢所出固民膏血可使倡優無功濫被賜與願節用之以所餘備邊毋令有司重取百姓天下之幸也帝不懌顧宰相蕭俛曰是皆何人俛曰諫官也帝意解乃曰朕之闕下能盡規忠也因詔覃曰閣中殊不款款後有爲我言者當見卿延英時閣中奏義廢至是士相慶王承元徙鄭滑節度使鎮人固留不出承元請以重臣勞安其軍詔覃爲宜諭使起居舍人王璠副之始鎮人慢甚及覃傳詔開勅大義軍遂安承元乃得去寶曆初擢京兆尹文宗召爲翰林侍講學士進工部侍郎覃於經術該深諄篤守正

帝尤重之李宗閔牛僧孺知政以覃與李德裕厚忌其
親近爲助力陽遷工部尚書罷侍講欲推遠之帝雅向
學頗思覃復召爲侍講學士德裕旣相以爲御史大夫
帝嘗謂殷侑善言經其爲人鄭覃比也宗閔猥曰二人
誠通經然其議論不足取德裕曰覃侑之言冗人不欲
聞惟陛下宜聞之俄德裕罷宗閔復用覃繇戶部尚書
下除祕書監宗閔得罪遷刑部尚書進尚書右僕射判
國子祭酒李訓誅帝召覃視詔禁中遂拜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封崇陽郡公不喜文辭病進士浮夸建廢其科
曰南北朝所以不治文采勝質厚也士惟用才何必文

辭又言文人多佻薄帝曰純薄似賦性之異奚特進士
耶且設是科二百年渠可易乃止帝嘗謂百司不可使
一日弛惰因指香案爐曰此始華好用火則晦不治節
何由復新覃曰救世之救在先責實比皆不攝職事至
慕王夷甫以不及爲靳此本于治平人人無事安逸致
然帝曰要在謹法度而已進門下侍郎弘文館大學士
帝坐延英論詩工否覃曰孔子所刪三百篇是已其非
雅正者烏足爲天子道哉夫風大小雅皆下刺上之變
非上化下爲之故王者采詩以考風俗得失若陳後主
隋煬帝特能詩之章解而不知王術故卒歸於亂章什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 列傳 九
譏諫願陛下不取也帝每言順宗事不詳實史臣韓愈
豈當時屈人邪昔漢司馬遷與任安書辭多怨懟故武
帝本紀多失實覃曰武帝中年大發兵事邊生人耗瘁
府庫殫竭遷所述非過言李石曰覃所陳因武帝以諫
欲陛下終究盛德帝曰誠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覃曰
陛下樂觀書然要義不過一二陛下所道是矣宜寢饋
以之覃既名儒故以宰相領祭酒請太學五經經置博
士祿廩比王府官再遷太子太師開成三年旱帝多出
宮人李珣入賀曰漢制八月選人晉武帝平吳多采擇
仲尼所謂未見好德者陛下以爲無益放之盛德也覃
又推贊曰晉以采擇之失舉天下爲左枉宜陛下以爲
殷鑒帝善其將美以病乞去位有詔解太子太師許五
日一入中書商量政事俄罷爲尚書左僕射武宗初李
德裕復用欲授覃共政固辭乃授司空致仕卒覃清正
退約與人未嘗串狎位相國所居第不加飾內無妾媵
女孫適崔臯官裁九品衛佐帝重其不昏權家覃之侍
講每以厚風俗黜朋比再三爲天子言故終爲相然疾
惡多所不容世以爲太過憚之始覃以經籍刊繆博士
陋淺不能正建言願與鉅學鴻生共力讎刊準漢舊事
鏤石大學示萬世法詔可覃乃表周墀崔球張次宗孔

溫業等是正其文刻于石子齋綽

齋綽峭立有父風以門廕進爲李德裕所知擢滑南尉直弘文館累遷諫議大夫宣宗初劉潼繇鄭州刺史授桂管觀察使齋綽固爭潼被責未久不宜付廉察帝已遣使者頒詔追罷之遷給事中楊漢公爲荆南節度使坐貪吝貶秘書監尋拜同州刺史齋綽與鄭公輿封還制書帝自卽位諫臣規正無不納至是有爲漢公地者遂終不易會賜宴禁中天子擊球至門下官謂二人曰近論漢公事類朋黨者齋綽曰同州太宗興王地陛下爲人子孫當慎所付且漢公墨沒敗官奈何以重地私之帝變色翌日貶商州刺史時猶衣綠因詔賜緋魚後繇秘書監遷浙東觀察使終太子少保覃弟朗

朗字有融始辟柳公綽山南幕府入遷右拾遺開成中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昇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然人君之爲善惡必記朕恐平日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列傳 二十一
言之不協治體爲將來羞庶一見得以自改謝遂上之
累遷諫議大夫爲侍講學士由華州刺史入拜御史中
丞戶部侍郎爲鄂岳浙西觀察使進義武宣武二節度
歷工部尚書判度支御史大夫復爲工部尚書同中書
門下平章事中人李敬寔排朗騶導馳去朗以聞宣宗
詰敬寔自言供奉官不避道帝曰傳我命則絕道行可
也而私出不避宰相邪卽斥敬寔右拾遺鄭言者故在
幕府朗以諫臣與輔相爭得失不論則廢職奏徙它官
父之以疾自陳罷爲太子少師卒贈司空始朗舉進士
有相者言君當貴然不可以科第進俄而有司擢朗第
一旣又覆實被放相者賀曰安之已而果相

高郢字公楚其先自渤海徙衛州遂爲衛州人九歲通
春秋工屬文著語默賦諸儒稱之父伯祥爲好時尉安
祿山陷京師將誅之郢尚幼解衣請代賊義并貸之寶
應初及進士第代宗爲太后營章敬寺郢以白衣上書
諫曰陛下大孝因心與天罔極烝烝之思要無以加臣
謂悉力追孝誠爲有益妨時勦人不得無損捨人就寺
何福之爲昔魯莊公丹桓公廟楹而刻其楠春秋書之
爲非禮漢孝惠孝景孝宣令郡國諸侯立高祖文武廟
至元帝與博士議郎斟酌古禮一罷之夫廟猶不越禮

而立况寺非宗祏所安神靈所宅乎殫萬人之力邀一切之報其爲不可亦明矣問者昆吾孔熾荐食生人百姓慄慄無日不惕遣將攘却亡尺寸功隴外壤地委諸豺狼太宗薨難之業傳之陛下一夫不獲尺土見侵告成之時猶恐有闕况用武以來十三年傷者不救死者不收繕卒補乘于今未已夫興師十萬日費千金計十三年舉百萬之衆資糧靡屨取足於人勞罷宛轉十不一在父子兄弟相視無聊延頸嗷嗷以役王命縱未能出禁財贍鰥寡猶當稍息勞敝以喫休之奈何戎虜未平侵地未復金革未戢疲人未撫太倉無終歲之儲大農有推酤之敝欲以此時興力役哉比八月雨不潤下菽麥失時黔首狼顧憂在覲食若遂不給將何以救之無寺猶可無人其可乎然土木之勤功用之費不虛府庫將焉取之府庫旣竭則又誅求若人不堪命盜賊相挺而興戎狄乘間以爲風塵得不爲陛下深憂乎臣聞聖人受命於天以人爲主苟功濟于天天人同和則宗廟受福子孫蒙慶傳曰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也又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旣受帝祉施于孫子是知王者之孝在於承順天地嚴配宗考恭慎德教以臨兆民俾四海之內懽心助祭延福流祚永永無窮

未聞崇樹梵宮雕琢金玉之爲孝者夏禹卑宮室盡力
溝洫人到於今稱之梁武帝窮土木飾塔廟人無稱焉
陛下若節用愛人當與夏后齊美何必勞人動衆踵梁
武遺風乎及制作之初支費尚淺人貴量力不貴必成
事貴相時不貴必遂陛下若回思慮從人心則聖德孝
思格于天地千福萬祿先后受之曾是一寺較功德邪
書奏未報復上言王者將有爲也將有行也必稽于衆
而順于人則自然之福不求而至未然之禍不除而絕
臣聞神人無功者不爲有功之功聖人無名者不爲可
名之名不爲有功之功故功莫大不爲可名之名故名

莫厚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脩德以銷
禍不勞人以攘禍陛下之營作臣竊惑之若以爲功則
天覆地載陰施陽化未會有爲也若以爲名則至德要
道以順天下未會有待也若以致福則通于神明光于
四海不在費財若以攘禍則方務厥德罔有天災不在
勞人今興造趣急人徒竭作土木竝起日課萬工不遑
食息榜笞愁痛盈於道路以此望福臣恐不然陛下載
定多難勵精思治務行寬仁以幸天下今固違羣情徇
左右過計臣竊爲陛下惜之不納以茂才異行高第累
擢咸陽尉郭子儀取爲朔方掌書記子儀怒判官張曇

奏抵死郢引棟甚力忤子儀意下徙猗氏丞李懷光引
佐邠寧府懷光將還河中郢勸不如西迎乘輿懷光反
方銳不聽既又欲悉兵鼓而西時渾瑊提孤軍抗賊羣
將未集郢恐爲懷光所乘與李鄘固止之會懷光子瑄
候郢郢因脅說曰君視天寶以來稱兵者今尚誰在且
國家固有天命人力不豫焉今若恃衆而動自絕于天
十室之小必得忠信安知三軍不有奔潰而助順者乎
瑄大懼流汗不能語郢因與其將呂鳴岳張延英謀間
道歸國事洩懷光先斬二將然後引郢詰謂郢抗詞無
所愧隱觀者爲泣下懷光慙赦之孔巢父遇害郢撫屍
而哭懷光已誅李鼎表其忠馬燧奏管書記召拜主客
員外郎遷中書舍人久之進禮部侍郎時四方士務朋
比更相譽薦以動有司徇名亡實郢疾之乃謝絕請謁
顯行藝司貢部凡三歲甄幽獨抑浮華流競之俗爲衰
遷太常卿貞元末擢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順
宗立病不能事王叔文黨根據朝廷帝始詔皇太子監
國而郢以刑部尚書罷明年爲華州刺史政尚仁靜初
駱元光自華引軍戍良原元光卒軍入神策而州仍歲
餉其糧民困輸入累刺史憚不敢白郢奏罷之復召爲
太常卿除御史大夫數月改兵部尚書固乞骸骨以尚

書右僕射致仕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諡曰貞郢恭
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臺或勸盍如前人傳制
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生平不治產有勸營之者
答曰祿廩雖薄在我則有餘田莊何所取乎郢之相也
與鄭珣瑜同拜既叔文用事珣瑜憂甚爭不能得乃稱
疾不出郢未有所建白俄與珣瑜免故議者賢珣瑜而
咎郢子定

贊曰王叔文雖內連姘尹外倚姦同以攘天權然是時
太子已長朝無嫌罅若珣瑜郢與杜佑等毅然引東宮
監國執退叔文輩其方不難顧循嚙苟安所謂焉用彼
相者矣珣瑜一忿臥第與郢佑固位二者亦不足相輕
重云

子定辯慧七歲讀尚書至湯誓跪問郢曰奈何以臣伐
君郢曰應天順人何云伐邪對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
戮于社是順人乎郢異之小字董二世重其早惠以字
顯長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上圓下方合則重轉則演
七轉而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仕至京兆府參軍
鄭綱字文明餘慶從父行也幼有奇志善屬文所交皆
天下有名士擢進士宏辭高第張延賞帥劔南奏置有掌
書記入爲起居郎翰林學士累遷中書舍人德宗曰興

元還置六軍統軍視六尚書以處功臣除制用白麻付
外又廢宣威軍益左右神策以監軍爲中尉實文場恃
功陰諷宰相進擬如統軍比綱當作制奏言天子封建
或用宰相以白麻署制付中書門下今以命中尉不識
陛下特以寵文場邪遂著爲令也帝悟謂文場曰武德
貞觀時中人止內侍諸衛將軍同正賜緋者無幾自魚
朝恩以來無復舊制朕今用爾不謂私若麻制宣告天
下謂爾脅我爲之文場叩頭謝更命中書作詔并罷統
軍用麻矣明日帝見綱曰宰相不能拒中人得卿言乃
悟順宗病不得語王叔文與牛美人用事權震中外憚
廣陵王雄睿欲危之帝召綱草立太子詔綱不請輒書
曰立嫡以長跪白之帝領乃定憲宗卽位拜中書侍郎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門下侍郎始盧從史陰與王承
宗連和有詔歸潞從史辭潞乏糧請留軍山東李吉甫
密譖綱漏言於從史帝怒坐浴堂殿召學士李絳語其
故且曰若何而處絳曰誠如是罪當族然誰以聞陛下
者曰吉甫爲我言絳曰綱任宰相識名節不當如犬彘
梟獍與姦臣外通恐吉甫勢軋內忌造爲醜辭以怒陛
下帝良久曰幾誤我先是杜黃裳方爲帝夷削節度疆
王室建議裁可不關決于綱綱常默默居位四年罷爲

太子賓客父乃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嶺南節度使後累遷河中節度入爲御史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少保文宗太和中年老乞骸骨以太子太傅致仕卒年七十八贈司空諡曰宣細本以儒術進守道寡欲所居不爲烜赫事以篤實稱善名理學世以耆德推之

孫顯舉進士以起居郎尚萬壽公主拜駙馬都尉有器識宣宗時恩寵無比終檢校禮部尚書河南尹

權德輿字載之父臯見卓行傳德輿七歲居父喪哭踊如成人未冠以文章稱諸儒間韓洄黜陟河南辟置幕府復從江西觀察使李兼府爲判官杜佑裴胄交辟之

德宗聞其材召爲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八年關東淮南浙西州縣大水壞廬舍漂殺人德輿建言江淮田一善熟則旁資數道故天下大計仰於東南今雷雨二時農田不開逋亡日衆宜擇羣臣明識通方者持節勞徠問人所疾苦蠲其租入與連帥守長講求所宜賦取於人不若藏於人之固也帝乃遣奚陟等四人循行慰撫裴延齡以巧倖進判度支德輿上疏斥言延齡以常賦正額用度未盡者爲羨利以夸已功用官錢售常平雜物還取其直號別貯羨錢因以罔上邊軍乏不稟糧召禍疆場其事不細陛下疑爲流言胡不以新利召延

齡質覈本末擇中朝臣接覆邊資如言者不謬則邦國之務不宜委非其人疏奏不省遷起居舍人歲中兼知制誥進中書舍人當是時帝親攬庶政重除拜凡命諸朝皆手制中下始德輿知制誥而徐岱給事中高郢爲舍人居數歲岱卒郢知禮部德輿獨直兩省數旬一還舍乃上書言左右掖垣承天子誥命奉行詳覆各有攸司舊制分曹十員以相防檢大抵事有所壅弊吏得爲非四方聞者或以朝廷爲乏士要重之司不宜久廢帝曰非不知卿之勞但擇如卿者未得其人耳久之知禮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爲公

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員十九年大旱德輿因是上陳闕政曰陛下齋心減膳閔惻元元告于宗廟禱諸天地一物可祈必致其禮一士有請必聽其言憂人之心可謂至已臣聞銷天災者脩政術感人心者流惠澤和氣洽則祥應至矣畿甸之內大率赤地而無所望轉徙之人斃路道路慮種麥時種不得下宜詔在所裁留經用以種貧民今茲租賦及宿逋遠貸一切蠲除設不蠲除亦無可斂之理不如先事圖之則恩歸於上矣十四年夏旱吏趨常賦至縣令爲民毆辱者不可不察又言漕運本濟關中若轉東都以西緣道倉廩悉入京師督江

淮所輸以備常數然後約太倉一歲計斥其餘者以糶于民則時價不踴而蓄藏者出矣又言大曆中一縑直錢四千今止入百稅入加舊則出於民者五倍其初四方銳於上獻爲國措怨廣軍實之求而兵有虛籍剝取多方雖有心計巧曆能商功利其於割股啖口困人均也又言比經紉放者自謂技藝無期坐爲匪人以動和氣而冬薦官踰三年未受命衣食旣空溘然就斃此亦窮人之一端也近陛下洗宥紉放者或起爲二千石其徒更相勉知牽復可望惟因而弘之使人人自效帝頗採用之憲宗元和初歷兵部侍郎坐累徙太子賓客俄

遷前官時澤潞盧從史詐傲變不制其父虔卒京師而成德王承宗父死求襲德輿諫以爲欲變山東先擇昭義之帥從史拔自軍校偃蹇不法今可因其喪選守臣代之成德習俗旣久當制以漸許成德之請則可許昭義則不可帝不聽及王承宗叛從史乃詭計以撓王師兵老無功德輿復請赦承宗徙從史後皆略如所料會裴垍病德輿自太常卿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鏐蘇河中入朝求兼宰相李藩以爲不可德輿亦奏平章事非序進宜得比方鎮帶宰相必有大忠若勳否則彊不制者不得已與之今鏐無功又非姑息時一

假此名以開後人不可帝乃止董溪于臯暮以運糧使盜軍興流嶺南帝悔其輕詔中使半道殺之德輿諫溪等方山東用兵乾沒庫財死不償責陛下以流斥太輕當責臣等繆誤審正其罪明下詔書與衆同棄則人人懼法臣知己事不諱然異時或有此比要須有司論報罰一勸百孰不甘心帝深然之嘗問政之寬猛孰先對曰唐家承隋苛虐以仁厚爲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始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德輿善辨論開陳古今本末以覺悟人主爲輔相寬和不爲察察名李吉甫再秉政帝又自用李絳參贊大機是時帝切于治事鉅細悉責宰相吉甫絳議論不能無持異至帝前遽言亟辯德輿從容不敢有所輕重坐是罷爲本官以檢校吏部尚書留守東都進扶風郡公于頔以子殺人自囚親戚莫敢過門朝廷無爲請者德輿將行言于帝曰頔之罪旣貸不竟宜因賜寬詔帝曰然卿爲吾過諭之復拜太常卿徙刑部尚書先是詔許孟容蔣乂刊彙格敕旣成上之留禁中德輿請出其書與侍郎劉伯芻參復研考定三十篇奏上復檢校吏部尚書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後二年以病乞還卒於道年六十贈

尚書左僕射諡曰文德輿生三歲知變四聲四歲能賦
詩積思經術無不貫綜自始學至老未曾一日去書不
觀嘗著論辨漢所以亡西京以張禹東京以胡廣大指
有補於世其文雅正瞻縉當時公卿侯王功德卓異者
皆所銘紀十常七八雖動止無外飾其醞藉風流自然
可慕貞元元和間爲搢紳羽儀云

子璩字大圭元和初擢進士歷監察御史有美稱宰相
李宗閔乃父門生故薦爲中書舍人時李訓被寵以周
易博士在翰林璩與舍人高元裕給事中鄭肅韓偓等
連章劾訓傾覆陰巧且亂國不宜出入禁中不聽及宗

閔貶璩屢表辨解貶閔州刺史文宗憐其母病徙鄭外
訓誅時人多璩明禍福大體能世其家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冠舉進士陸贄主貢舉梁
肅薦其有公輔才擢甲科舉賢良方正授秘書省校書
郎累遷右補闕翰林學士中書舍人數陳讜言憲宗嘉
納因詔學士凡奏議待羣署乃得上羣以禁密之言人
人當自陳一爲故事後或有惡直醜止則它學士不得
上書矣固讓見聽惠昭太子薨是時遂王嫡而禮王長
多內助帝將建東宮詔羣爲禮王作讓羣奏大凡已當
得則讓不當得之烏用讓今遂王嫡宜爲太子帝從其

議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緡助營開業佛祠羣以爲無名
之獻不當受有詔却之進戶部侍郎元和十二年以中
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李師道旣誅師古等妻子
沒入掖廷帝疑以問羣羣請釋之并還其奴婢貲產鹽
鐵院官權長孺坐罪抵死其母耄丐子以養帝輿然欲
赦之以問宰相羣對陛下幸憐其老宜卽遣使諭旨若
須出敕無及矣於是免死羣凡啓奏平恕如此帝嘗語
宰相聽受之際不亦難乎比詔學士集前世事爲辨謗
略以自儆鑒其要云何羣對無情曲直辨之至易有情
則欺爲難審也故孔子有衆好衆惡言潤膚受之說以
其難辨也若陛下擇賢而任待之以誠繩之以法則人
自歸正而不敢以欺帝躉其言處州刺史苗積進羨錢
七百萬羣以受之失信天下請還賜其州以紆下戶之
賦是時皇甫鎛言利幸於帝陰藉左右求宰相羣數言
其佞邪不可用旣入對及開元天寶事羣因推言其極
曰安危在出令存亡繫所任昔玄宗少歷屯險更民間
疾苦故初得姚崇宋璟盧懷慎輔以道德蘇頌李元紘
孜孜守正則開元爲治其後安于逸樂遠正士昵小人
故宇文融以言利進李林甫楊國忠怙寵朋邪則天寶
爲亂願陛下以開元爲法以天寶爲戒社稷之福也又

言世謂祿山反爲治亂分時臣謂罷張九齡相林甫則
治亂因已分矣左右爲感動羣以是諷帝故鑄銜之帝
卒自相鑄會羣臣上帝號鑄欲兼用孝德爲號羣獨以
爲有睿聖則孝德并見帝聞不樂會度支稟賜邊士不
時物多弊惡李光顏憂甚至欲引佩刀自決中外皆恐
鑄奏邊鄙無事乃羣鼓動欲以買直歸怨天子於是罷
爲湖南觀察使穆宗立以吏部侍郎召之勞曰我爲太
子卿力也羣曰此先帝意臣何力焉且陛下向爲淮西
節度使臣起制草其言有能辨南陽之牘允符東海之
責先帝然之則傳付久矣俄拜御史大夫未幾檢校兵
部尚書克武寧節度使羣以其副王智興得士心不若
假以節度不報智興討幽鎮還藉兵逐羣羣矢守左遷
秘書監分司東都改華州刺史歷宜歛池觀察使進兵
部尚書出爲荆南節度使石拜吏部尚書卒年六十一
贈司空

贊曰聖人不畏多難畏無難何哉多難之世人人長慮
而深謀日惕于中猶以爲未也曰吾覆亡不暇又何以
安故能舉天下付之興畏之也禍難已平上恬下嬉施
施自如曰賢難得雖無賢尚可治也佞可去雖存佞不
遽亂也視漏弗填忽傾弗支偃然自慰曰我曷以喪故

能舉天下付之亡不畏也常人所畏聖人易之所不畏
聖人難之觀孝明皇帝本中主遭變可與謀始持成不
可與共終崔羣以為相李林甫則治亂已分其言信哉
是扁鵲所以謂桓侯也

唐書卷一百六十五終

唐書卷一百六十六

賈杜令狐列傳第九十一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承

直

郎

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

德

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旨重修

賈耽字敦詩滄州南皮人天寶中舉明經補臨清尉上
書論事徙太平河東節度使王思禮署為度支判官累
進汾州刺史治凡七年政有異績召授鴻臚卿兼左右
威遠營使俄為山南西道節度使梁崇義反東道耽進
屯穀城取均州建中三年徙東道德宗在梁耽使司馬

樊澤奏事澤還耽大置酒會諸將俄有急詔至以澤代
耽召爲工部尚書耽納詔于懷飲如故既罷召澤曰詔
以公見代吾且治行敕將吏謁澤大將張獻甫曰天子
播越而行軍以公命問行在乃規麓鉞利公土地可謂
事人不忠矣軍中不平請爲公殺之耽曰是何謂邪朝
廷有命卽爲帥矣吾今趨覲得以君俱乃行軍中途安
俄爲東都留守故事居守不出城以耽善射優詔許獵
近郊遷義成節度使淄青李納雖削僞號而陰蓄姦謀
冀有以逞其兵數千自行營還道出滑或謂館于外耽
曰與我隣道奈何疑之使暴于野命館城中宴廡下納
士皆心服耽每畋從數百騎往往入納境納大喜然畏
其德不敢謀貞元九年以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俄封魏國公常以方鎮帥缺當自天子命之若謀
之軍中則下有背向人固不安帝然之不用也順宗立
進檢校司空左僕射時王叔文等干政耽病之屢移疾
乞骸骨不許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曰元靖耽嗜觀書
老益勤尤悉地理四方之人與使夷狄者見之必從詢
索風俗故天下地土區產山川夷岨必究知之方吐蕃
盛彊盜有隴西異時州縣遠近有司不復傳耽乃繪布
隴右山南九州且載河所經受爲圖又以洮湟甘涼屯

鎮領籍道里廣狹山險水原爲別錄六篇河西戎之錄
四篇上之詔賜幣馬珍器又圖海內華夷廣三丈從三
丈三尺以寸爲百里并譔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其中
國本之禹貢外夷本班固漢書古郡國題以墨今州縣
以朱刊落疏舛多所釐正帝善之賜予加等或指圖問
其邦人咸得其真又著貞元十道錄以貞觀分天下隸
十道在景雲爲按察開元爲採訪廢置升降備焉至陰
陽雜數罔不通其明恢然蓋長者也不喜臧否人物爲
相十三年雖安危六事亡所發明而檢身厲行自其所
長每歸第對賓客無少倦家人近習不見其喜愠世謂
淳德有常者

杜佑字君卿京兆萬年人父希望重然諾所交游皆一
時俊傑爲安陵令都督宋慶禮表其異政坐小累去官
開元中交河公主嫁突騎施詔希望爲和親判官信安
郡王漪表署靈州別駕關內道度支判官自代州都督
召還京師對邊事玄宗才之屬吐蕃攻勃律勃律乞歸
右相李林甫方領隴西節度故拜希望鄯州都督知留
後馳傳度隴破烏莽衆斬千餘級進拔新城振旅而還
擢鴻臚卿於是置鎮西軍希望引師部分塞下吐蕃懼
遺書求和希望報曰受和非臣下所得專虜悉衆爭壇

泉希望大小戰數十俘其大會至莫門焚積蓄卒城而
還授二子官時軍屢興府庫虛寡希望居數歲芻粟金
帛豐餘宦者牛仙童行邊或勸希望結其驪答曰以貨
藩身吾不忍仙童還奏希望不職下遷恒州刺史徙西
河而仙童受諸將金事泄抵死昇金者皆得罪希望愛
重文學門下所引如崔顥等皆名重當時佑以蔭補濟
南參軍事剡縣丞嘗過潤州刺史韋元甫元甫以故人
子待之不加禮它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佑爲
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司法參軍府徙浙西淮
南皆表置幕府入爲工部郎中充江淮青苗使再遷容
管經略使楊炎輔政歷金部郎中爲水陸轉運使改度
支兼和糴使於是軍興餽漕佑得剴決以戶部侍郎判
度支建中初河朔兵掣戰民困賦無所出佑以爲救敝
莫若省用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漢光武建武中廢縣
四百吏率十署一魏太和時分遣使者省吏員正始時
并郡縣晉太元省官七百隋開皇廢郡五百貞觀初省
內官六百員設官之本以治衆庶故古者計人置吏不
肯虛設自漢至唐困征戰艱難以省吏員誠救弊之切
也昔咎繇作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咎繇也垂作
共工今工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

戶部尚書則二契也伯夷爲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伯夷也伯益爲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也伯冏爲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閑廐使則四伯冏也古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凡將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參軍者參其府軍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神龍中官紀蕩然有司大集選者既無闕員則置員外官二千人自是以爲常當開元天寶中四方無虞編戶九百餘萬帑藏豐溢雖有浮費不足爲憂今黎苗凋瘵天下戶百三十萬陛下詔使者按比纔得三百萬比天寶三分之一就中浮寄又五之二出賦者已耗而食之者如舊安可不革議者以天下尚有跋扈不廷一省官吏被罷者皆往託焉此常情之說類非至論且才者薦用不才者何患其亡又况顧姻戚家產哉建武時公孫述隗囂未滅太和正始太元時吳蜀鼎立開皇時陳尚割據皆羅取俊又猶不慮失人以資敵今田悅董繁刑暴賦惟軍是卹遇士人如奴固無范雎業秦賈季蠶狄之患若以習久不可以遽改且應權省別駕參軍司馬

州縣額內官約戶置尉當罷者有行義在所以聞不如
狀舉者當坐不為人舉者任參常調亦何患哉如魏置
柱國當時宿德盛業者居之貴寵第一周隋間授受已
多國家以爲勳級纔得地三十頃耳又開府儀同三司
光祿大夫亦官名以其太多回作階級隨時立制遇弊
則變何必因循憚改作邪議入不省盧杞當國惡之出
爲蘇州刺史前刺史母喪解佑母在辭不行改饒州俄
遷嶺南節度使佑爲開大衢疏析厘閘以息火災朱厓
黎氏三世保險不賓佑討平之召拜尚書右丞俄出爲
淮南節度使以母喪解詔不許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
軍亂立其子情請于朝帝不許乃詔佑檢校尚書左僕
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徐泗討定之佑具舠艦遣
屬將孟準度淮擊徐不克引還佑於出師應變非所長
因固境不敢進乃詔授情徐州節度使析濠泗二州隸
淮南初佑決雷陂以廣灌溉斥海瀕棄地爲田積米至
五十萬斛列營三十區士馬整飭四鄰畏之然寬假僚
佐故南宮傳李亞鄭元均至爭權亂政帝爲佑斥去之
十九年拜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崩詔攝
冢宰進檢校司徒兼度支鹽鐵使於是王叔文爲副佑
旣以宰相不親事叔文遂專權後叔文以母喪還弟佑

有所按決郎中陳諫請須叔文佑曰使不可專邪乃出
諫爲河中少尹叔文欲擢東宮冀佑爲助佑不應乃謀
逐之未決而敗佑更薦李異以自副憲宗在諒闇復攝
冢宰盡讓度支鹽鐵於異始度支啻用度多署吏權攝
百司繁而不綱佑以營繕還將作木炭歸司農凍染還
少府職務簡脩明年拜司徒封岐國公党項陰導吐蕃
爲亂諸將邀功請討之佑以爲無良邊臣有爲而叛卽
上疏曰昔周宣中興獫狁爲害追之太原及境而止不
欲弊中國怒遠夷也秦恃兵力北拒匈奴西逐諸羌結
怨階亂實生謫戍蓋聖王之治天下惟欲綏靜生人西
至于流沙東漸于海在北與南止存聲教豈疲內而事
外邪昔馮奉世矯詔斬莎車王傳首京師威振西域宣
帝議加爵土蕭望之獨謂矯制違命雖有功不可爲法
恐後奉使者爲國家生事夷狄比突厥默覈寇害中國
開元初郝靈佺捕斬之自謂功莫與二宋璟慮邊臣由
此邀功但授郎將而已繇是訖開元之盛不復議邊中
國遂安此成敗鑒戒之不遠也党項小蕃與中國雜處
間者邊將侵刻利其善馬子女斂求繇役遂致叛亡與
北狄西戎相誘盜邊傳曰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
管仲有言國家無使勇猛者爲邊境此誠聖哲識微知

著之略也今戎醜方疆邊備未實誠宜慎擇良將使之
完輯禁絕誅求示以信誠來則懲禦去則謹備彼當懷
柔革其姦謀何必亟興師役坐取勞費哉帝嘉納之歲
餘乞致仕不聽詔三五日一入中書平章政事佑每進
見天子尊禮之官而不名後數年固乞骸骨帝不得已
許之仍拜光祿大夫守太保致仕俾朝朔望遣中人錫
予備厚元和七年卒年七十八册贈太傅諡曰安簡佑
資嗜學雖貴猶夜分讀書先是劉秩據百家俾周六官
法爲政典三十五篇房瑄稱才過劉向佑以爲未盡因
廣其闕參益新禮爲二百篇自號通典奏之優詔嘉美
儒者服其書約而詳爲人平易遜順與物不違忤人皆
愛重之方漢胡廣然練達文采不及也朱坡樊川頗治
亭觀林芴鑿山股泉與賓客置酒爲樂子弟皆奉朝請
貴盛爲一時冠天性精於吏職爲治不暇察數幹計賦
相民利病而上下之議者稱佑治行無缺惟晚年以妾
爲夫人有所蔽云

于式方字考元以蔭授揚州參軍事再遷太常寺主簿
考定音律卿高郢稱之佑旣相出爲昭應令遷太僕卿
于恂尚公主式方以右戚輒病不視事穆宗立授桂管
觀察使弟從郁痼疾躬爲營方藥羞膳及死暮而泣世

稱其篤行卒贈禮部尚書從郁元和初爲左權闕崔羣等以宰相子爲嫌再徙秘書丞終駕部員外郎子牧侗字永裕以門蔭三遷太子司議郎權德輿爲相其婿翰林學士獨狐郁以嫌自白憲宗見郁文雅歎曰德輿有婿乃爾時岐陽公主帝愛女舊制選多戚里將家帝始詔宰相李吉甫擇大臣子皆辭疾唯侗以選召見麟德殿禮成授殿中少監駙馬都尉太和初由澧州刺史召爲京兆尹遷鳳翔忠武節度使入爲工部尚書判度支會公主薨侗久不謝文宗怪之戶部侍郎李珣曰比駙馬都尉皆爲公主服斬衰三年故侗不得謝帝矍然始詔赦而羣者于令會昌初爲淮南節度使武宗詔揚州監軍取倡家女十七人進禁中監軍請侗同選又欲閱良家有姿相者侗曰吾不奉詔而輒與罪也監軍怒表于帝帝以侗有大臣體乃詔罷所進伎有意倚侗爲相矣踰年召拜檢校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度支劉稹平進左僕射兼門下侍郎未幾以本官罷出爲劔南東川節度使徙西川復鎮淮南時方旱道路流亡藉藉民至漉漕渠遺米自給呼爲聖米取陂澤芟蒲實皆盡侗更表以爲祥獄囚積數百千人而荒祠宴適不能事罷兼太子太傅分司東都踰歲起爲留守

復節度劔南西川召爲右僕射判度支進兼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始宣宗世夔王以下五王處大明宮內院而
鄆王居十六宅帝大漸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等以遺
詔立夔王而左軍中尉王宗實等入殿中以爲歸長等
矯詔乃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久之遣樞密使楊慶詣
中書獨揖侗它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仲不敢進乃投侗
中人請帝監國奏因諭侗劾大臣名不在者抵罪侗遽
封授使者復命謂慶曰上踐祚未久君等秉權以愛憎
殺大臣公屬禍無日矣慶色沮去帝怒亦釋大臣遂安
未幾册拜司空封邠國公以檢校司徒爲鳳翔荆南節
度使加兼太傅會黔南觀察使秦匡謀討蠻兵敗奔于
棕棕囚之劾不能伏節有詔斬之棕不意其死駭愕得
疾卒年八十贈太師葬日詔宰相百官臨奠棕於大議
論往往有所合然才不周用雖出入將相而厚自奉養
未嘗薦進幽隱佑之素風衰焉故時號秃角犀子裔休
懿宗時歷翰林學士給事中坐事貶端州司馬○弟孺
休字休之累擢給事中大順初錢鏐遣弟鉢率兵擊徐
約於蘇州破之以海軍都將沈榮行刺史事而昭宗更
命孺休爲之以榮爲制置指揮使鏐不悅密遣榮害焉
始孺休見攻也曰勿殺我當與爾金榮曰殺爾金焉往

與兄述休同死悒弟悒

悒咸通中爲泗州刺史會龐勛反圍城處士辛讜自廣陵來見悒勸出家屬獨以身守悒曰吾出百口求生衆心搖矣不如與將士生死共之衆聞皆泣下悒之聞難完濟城隍閱器械無不具賊將李圓易悒馳勇士百人欲入封府庫悒爲好言厚禮迎勞賊不虞悒之謀也明日伏甲士三百宴毬場賊皆殲焉圓怒傳城戰悒殺數百人圓退壁城西勛聞益其兵而以書射城中促降會夜悒擊鼓乘城大呼圓氣奪奔還徐州未幾賊焚淮口晝夜戰不息讜乃請救於成將郭厚本賊解去浙西節度使杜審權遣將以兵千人來援反爲圓軍所包一軍盡沒悒使人間道走京師詔戴可師以沙陀吐渾兵二萬招討淮南節度使令狐絢遣牙將李湘屯淮口與郭厚本合爲圓所敗湘等並沒於是援絕賊乃以鐵鎖絕淮流梯衝乘城糧盡爲薄饘以給懿宗遣使加悒檢校右散騎常侍勉以堅守勛遣圓入城見悒約絳悒怒殺之勛復遣之書悒答書言安祿山朱泚等終底覆滅者以陰攜其黨勛累攻不得志會招討使馬舉率兵至遂解去圍凡十月悒拊循士皆殊死奮而辛讜冒圍出入糾輯援師卒完一州時稱爲難賊平悒遷義成軍節度

使檢校兵部尚書卒

牧字牧之善屬文第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沈傳師表爲
江西團練府巡官又爲牛僧孺淮南節度府掌書記擢
監察御史移疾分司東都以弟顓病棄官復爲宣州團
練判官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是時劉從諫守澤潞何
進滔據魏博頗驕蹇不循法度牧追咎長慶以來朝廷
措置亡術復失山東鉅封劇鎮所以繫天下輕重不得
承襲輕授皆國家大事嫌不當位而言實有罪故作罪
言其辭曰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羨於天下不得山
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州曰冀州舜以其分太
大離爲幽州爲并州程其水土與河南等常重十三故
其人沈鷲多材力重許可能辛苦魏晉以下工機纖雜
意態百出俗益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五種本兵矢
他不能蕩而自若也產健馬下者日馳二百里所以兵
常當天下一冀州以其恃彊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
冀其復彊大也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
聖人因以爲名黃帝時蚩尤爲兵階自後帝王多居其
地周劣齊霸不一世晉大常傭役諸侯至秦萃銳三晉
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拾取諸國韓
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

成於鄙魏武舉官渡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
武號英雄得蜀得關中盡有河南地十分天下之八然
不能使一人度河以窺胡至高齊荒蕩宇文取之隋文
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非宋武敵也是
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爲王宋爲霸由此言之山
東王者不得不爲王霸者不得不爲霸猾賊得之足以
致天下不安天寶末燕盜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涉無
人地郭李輩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爾百餘城天下力
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鶻吐蕃義無敢窺者國家因
之睦河脩障戍塞其街隘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以爲
寇以裏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回轉顛倒橫邪未常五年
間不戰生人日頽委四夷日日熾天子因之幸陝幸漢
中焦焦然七十餘年運遭幸武斡衣一肉不咬不樂自
卑冗中拔取將相凡十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
削更革罔不能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豈天
使生人未至於怙泰邪豈人謀未至邪何其艱哉今日
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治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
要先去兵不得山東兵不可去今者上策莫如自治何
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有齊蔡叛梁徐陳
汝白馬津盟津襄鄧安黃壽春皆戍厚兵十餘所纔足

自護治所實不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
不軌者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迎
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間得蜀得
吳得蔡得齊收郡縣二百餘城所未能得唯山東百城
耳土地人戶財物用兵較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
以爲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姦惡搜
選置捨果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閭
阡陌倉廩財賦果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爲虜環
士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爲之助則安可以
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於山東最重
於河南亦最重魏在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旣不可越魏
以取趙固不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
操燕趙之命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三十里
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埤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
虜能潰一則馳入成臯不數日間故魏於河南亦最重
元和中舉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
能得魏也昨日誅滄頓之三年無山東憂亦以能得魏
也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昨
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東之輕重
在魏非魏彊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爲中策最下策

唐書卷一百六 列傳 古
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多粟多敵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敵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叛且三五世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爲事理正當如此沈醋入骨髓無以爲非者至有圍急食盡啖屍以戰以此爲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凡三收趙食盡且下郝士美敗趙復振杜叔良敗趙復振李聽敗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爲浪戰最下策也累遷左補闕史館脩撰改膳部員外郎宰相李德裕素奇其才會昌中黠戛斯破回鶻回鶻種落潰入漠南牧說德裕不如遂取之以爲兩漢伐虜常以秋冬當匈奴勁弓折膠重馬免乳與之相校故敗多勝少今若以仲夏發幽并突騎及酒泉兵出其意外一舉無類矣德裕善之會劉稹拒命詔諸鎮兵討之牧復移書於德裕以河陽西北去天井關疆百里用萬人爲壘窒其口深壁勿與戰成德軍世與昭義爲敵王元逵思一雪以自奮然不能長驅徑擣上黨其必取者在西面今若以忠武武寧兩軍益青州精甲五千宣潤弩手二千道絳而入不數月必覆賊巢昭義之食盡仰山東常日節度使率留食邢州山西兵單少可乘虛襲取故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俄而澤潞平略

如牧策歷黃池睦三州刺史入爲司勳員外郎常兼史
職改吏部復乞爲湖州刺史踰年以考功郎中知制誥
遷中書舍人牧剛直有奇節不爲齷齪小謹敢論列大
事指陳病利尤切至少與李甘李中敏宋祁善其通古
今善處成敗甘等不及也牧亦以疏直時無右援者從
兄宗更歷將相而牧困躓不自振頗怏怏不平卒年五
十初牧夢人告曰爾應名畢復夢書皎皎白駒字或曰
過隙也俄而炊甑裂牧曰不祥也乃自爲墓誌悉取所
爲文章焚之牧於詩情致豪邁人號爲小杜以別杜甫
云○顛字勝之幼病日母禁其爲學舉進士禮部侍郎
賈餗語人曰得杜顛足敵數百人授秘書省正字李德
裕奏爲浙西府賓佐德裕貴盛賓客無敢忤惟顛數諫
正之及謫袁州歎曰門下愛我皆如顛吾無今日太和
末召爲咸陽尉直史館常語人曰李訓鄭注必敗行未
及都聞難作疏辭疾歸顛亦善屬文與牧相上下竟以
喪明卒

令狐楚字殼士德棻之裔也生五歲能爲辭章遠冠貢
進士京兆尹將薦爲第一時許止倫輕薄士有名長安
間能作蜚語楚嫌其爭讓而下之既及第桂管觀察使
王拱愛其材將辟楚懼不至乃先奏而後聘雖在拱所

以父官并州不得奉養未嘗豫宴樂滿歲謝歸李說嚴
綬鄭儋繼領大原高其行引在幕府由掌書記至判官
德宗喜文每省太原奏必能辨楚所爲數稱之儋暴死
不及占後事軍大護將爲亂夜十數騎挺刃邀取楚使
草遺奏諸將圍視楚色不變秉筆輒就以徧示士皆感
泣一軍乃安由是名益重以親喪解旣除召授右拾遺
憲宗時累擢職方員外郎知制誥其爲文於牋奏制令
尤善每一篇成人皆傳諷皇甫鏘以言利幸與楚蕭俛
皆厚善故薦于帝帝亦自聞其名召爲翰林學士進中
書舍人方伐蔡久未下議者多欲罷兵帝獨與裴度不
肯赦元和十二年度以宰相領彰義節度使楚草制其
辭有所不合度得其情時宰相李逢吉與楚善皆不助
度故帝罷逢吉停楚學士但爲中書舍人俄出爲華州
刺史後它學士比比宣事不切旨帝抵其草思楚之才
鏘旣相擢楚河陽懷節度使代烏重胤始重胤徙滄州
以河陽士三千從士不樂半道潰歸保北城將轉掠旁
州楚至中渾以數騎自往勞之衆甲而出見楚不疑乃
皆降楚斬其首惡衆遂定度出太原鏘薦楚爲中書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卽位進門下侍郎鏘得罪
時謂楚緣鏘以進且嘗逐裴度天下所共疾會蕭俛輔

政乃不敢言方營景陵詔楚爲使而親吏韋正牧奉天
令于翬等不償備錢十五萬緡楚獻以爲羨餘怨訴係
路詔捕翬等下獄誅出楚爲宣歙觀察使俄貶衡州刺
史再徙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長慶二年擢陝虢觀察
使諫官論執不置楚至陝一日復罷還東都會逢吉復
相力起楚以李紳在翰林沮之不克敬宗立逐出紳卽
拜楚爲河南尹遷宣武節度使汴軍以驕故而韓弘弟
兄務以峻法繩治士偷于安無革心楚至解去酷烈以
仁惠鑄諭人人悅喜遂爲善俗入爲戶部尚書俄拜東
都留守徙天平節度使始汴鄆帥每至以州錢二百萬
入私藏楚獨辭不取又毀李師古園檻僭制者久之徙
節河東召爲吏部尚書檢校尚書右僕射故事檢校官
重則從其班楚以吏部自有品固辭有詔嘉允俄兼大
常卿進拜左僕射彭陽郡公會李訓亂將相皆繫神策
軍文宗夜召楚與鄭覃入禁中楚建言外有三司御史
不則大臣雜治內仗非宰相繫所也帝領之旣草詔以
王涯賈餗寃指其罪不切仇士良等怨之始帝許相楚
乃不果更用李石而以楚爲鹽鐵轉運使先是鄭注奏
建榷茶使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植茶人不便楚請廢使
如舊法從之元和中出禁兵畀左右街使衛宰相入朝

至建福門及是亂乃罷楚卽奏鎮帥初拜必戎服屬仗詣省謁辭本於鄭注實爲亂兆故王璠郭行餘驅將吏蹀血京師所宜停止詔可開成元年上巳賜羣臣宴曲江楚以新誅大臣暴骸未收怨疹感結稱疾不出乃請給衣衾櫬槨以歛刑骨順陽氣是時政在宦豎數上疏辭位拜山南西道節度使卒年七十二贈司空諡曰文楚外嚴重不可犯而中寬厚待士有禮客以星步鬼神進者一不接爲政善撫御治有績人人得所宜疾甚諸子進藥不肯御曰士固有命何事此物邪自力爲奏謝天子召門人李商隱曰吾氣魄且盡可助我成之其大要以甘露事誅譴者衆請靈威普見昭洗辭致曲盡無所謬脫書已敕諸子曰吾生無益於時無請諡勿求鼓吹以布車一乘葬銘誌無擇高位是夕有大星實寢上其光燭廷坐與家人訣乃終有詔停鹵簿以申其志子緒絢顯于時緒以蔭仕歷隋壽汝三州刺史有佳政汝人請刻石頌德緒以絢當國固讓宣宗嘉其意乃止絢字子直舉進士擢累左補闕右司郎中出爲湖州刺史大中初宣宗謂宰相白敏中曰憲宗葬道遇風雨六宮百官皆避獨見頡而髯者奉梓宮不去果誰邪敏中言山陵使令狐楚帝曰有子乎對曰緒少風痺不勝用

絢今守湖州因曰其為人宰相器也卽召爲考功郎中
知制誥入翰林爲學士它夜召與論人間疾苦帝出金
鏡書曰太宗所著也卿爲我舉其要絢摘語曰至治未
嘗任不肖至亂未嘗任賢任賢享天下之福任不肖罹
天下之禍帝曰善朕讀此嘗三復乃已絢再拜曰陛下
必欲興王業捨此孰先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進中
書舍人龔彭陽男遷御史中丞再遷兵部侍郎還爲翰
林承旨夜對禁中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
望見以爲天子來及絢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輔政十年懿宗嗣位由尚書左僕射門下侍郎再拜司
空未幾檢校司徒平章事爲河中節度使徙宣武又徙
淮南副大使安南平以饋運勞封涼國公龐勛自桂州
還道浙西白沙入濁河剽舟而上絢聞遣使慰撫且餽
之裨將李湘曰徐兵擅還果反矣雖未有詔一切制亂
我得專之今其兵不二千而廣舟艦張旗幟示侈於人
其畏我甚高郵厓峭水狹若使荻艚火其前勁兵乘其
後一舉可覆不然使得絕淮泗合徐之不逞禍亂滋矣
絢懦緩不能用又自以不奉詔因曰彼不爲梟聽其度
淮何豫我哉勛還果盜徐州其衆六七萬徐乏食分兵
攻滁和楚壽陷之糧盡啖人以飽詔絢爲徐州南面招

討使賊方攻泗州杜愔堅守絢命湘率兵五千救之勛
謾辭謝絢曰數蒙赦所以未卽降者一二將爲異耳願
圖去之以身聽命絢喜卽請假勛節而救湘曰賊已降
第謹戍淮口無庸戰湘乃徹警釋械日與勛衆歡言後
賊乘間直襲湘壘悉俘而食之醢湘及監軍郗厚本時
浙西杜審權使粟將翟行約率千兵與湘會未至而湘
覆賊僞建淮南旌幟誘之亦皆陷絢旣師敗乃以左衛
大將軍馬舉代之以絢爲太子太保分司東都僖宗初
拜鳳翔節度使頃之就加同平章事徙封趙卒年七十
八贈太尉子瀉澳風

瀉避嫌不舉進士絢輔政而瀉與鄭顥爲姻家怙勢驕
僣通賓客招權以射取四方貨財皆側目無敢言懿宗
嗣位數爲人白發其事故絢去宰相因丐瀉與羣進士
試有司詔可是歲及第諫議大夫崔瑄劾奏絢以十二
月去位而有司解牒盡十月屈朝廷取士法爲瀉家事
請委御史按實其罪不聽瀉乃以長安尉爲集賢校理
稍遷右拾遺史館脩撰詔下左拾遺劉蛻起居郎張雲
交疏指其惡且言絢用李琢爲安南都護首亂南方賊
虐流著使天下兵戈調斂不給琢本進賂于瀉瀉爲人
子陷絢於惡顧可爲諫臣乎又劾絢大臣當調護國本

而大中時乃引諫議大夫豆盧籍刑部侍郎李鄴爲夔
王等侍讀亂長幼序使先帝貽厥之謀幾不及陛下且
瀆居當時請之白衣宰相瀆未嘗舉進士而妄言已解
使天下謂無解及第不已罔乎瀆亦懼求換它官改詹
事府司直總方守淮南上奏自治帝爲貶雲爲興元少
尹蛻華陰令瀆亦湮阨不振死渙渙皆舉進士渙終中
書舍人

定字履常楚弟及進士第太和末以駕部郎中爲弘文
館直學士李訓亂王遐休方以是日就職定往賀爲神
策軍并收欲殺者屢矣已而免終桂管觀察使

贊曰耽佑楚皆惇儒大衮高冠雍容廟堂道古今處成
務可也以大節責之蓋礮中而玉表歟綜絢世當國亦
無定譏牧論天下兵曰上策莫如自治賢矣哉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終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白裴崔皇三李皇甫王列傳第九十二

宋宋祈譔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肯重修

錦等奉

白志貞者本名琇珪故太原史也事節度使李光弼
經自力有智數光弼善之使與帳下議代宗素聞及光
弼卒擢累司農卿在官十年德宗以為敏遂倚腹心進
授神策軍使賜今名有所建白善窺億帝指故言無不
從從符奉天以為行在都知兵馬使懼李懷光暴其惡

高曆二十三年刊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

列傳

乃與趙贊盧杞等抑懷光不使朝懷光友論斥其姦貶
恩州司馬贊播州司馬稍徙閬州別駕貞元二年起爲
果州刺史宰相李勉固諫不許明年拜浙西觀察使死
于官

裴延齡河中河東人乾元末爲汜水尉賊陷東都去客
江夏華州刺史董晉表署判官稍遷太常博士盧杞秉
政引爲膳部員外郎集賢院直學士崔造表知東都度
支院召爲祠部郎中不待命輒還集賢院宰相張延賞
疾其易出爲昭應令與尉交訴所賅京兆尹鄭叔則佑
尉而御史中丞竇參善延齡卒逐尹德宗用參輔政即

擢延齡司農少卿會班宏卒假領度支延齡素不善財
計乃廣鉤距取宿姦老吏與謀以固帝幸因建言左藏
天下歲入不貲耗登不可校請列別舍以檢盈虛於是
以天下宿負八百萬緡析爲負庫抽貫三百萬緡爲贖
庫樣物三十萬緡爲季庫帛以素出以色入者爲月庫
帝皆可之然天下負皆窮人償入無期抽貫與給皆盡
樣物與帛固有籍延齡但多其簿最吏員以詭帝於財
用無所加也俄以戶部侍郎爲真又請以京兆苗錢市
草千萬俾民輸諸苑宰相陸贄等以爲非是不從京右
偏故有藿葦地數頃延齡妄言長安咸陽間得跋芳數

百頃願以爲內廐牧地水草薦與苑廐等帝信之以問宰相皆曰當無有帝遣使按覆果詐延齡大慙帝不責也京兆積歲和市不得直尹李充請之官延齡誣其妄反令還輸號曰底折錢嘗請斂財以實府帝曰安得而實之延齡曰開元天寶間戶口繁息百司務殷官且有缺者比兵興戶不半在今一官治數司足矣請後官闕不卽補收其稟以實帑簿它日帝謂延齡曰朕所居浴堂殿一棟將墜念易之未能也延齡曰宗廟至重殿棟微矣且陛下本分錢用之亡窮何所難哉帝驚曰本分錢奈何對曰此在經誼愚儒不能知臣能言之按禮天下賦三之一以充乾豆一以事賓客一君之庖廚陛下奉宗廟能竭天下賦三之一乎鴻臚禮賓勞予四夷用十一爲有之羸陛下所御饗餼簡儉以所餘爲百官稟料殮錢未盡也則所不盡者爲本分錢以治殿數十尚不乏况一棟哉帝領曰人未嘗爲朕言之又造神龍佛祠須材五十尺者延齡妄奏同州得大谷木數十章度皆八十尺帝曰吾聞開元時近山無巨木求之嵐勝間今何地之近材之良邪延齡曰異材瑰產處處有之待聖主乃出今生近輔豈開元所當得也帝悅是時陸贄爲宰相帝素所信重極論其譎妄不可任帝以爲排媚

愈益厚延齡贊上疏列其狀具言延齡嘗奏旬獲乾隱
二千萬緡請舍別庫爲羨餘供天子私費故上之興作
廣宣索多矣延齡欲實其言乃大搜市廛奪所入獻逮
捕匠徒迫脅就功號曰敕索弗離其直名曰和雇弗與
之庸又度支出納與太府交相關制出物旬計見物月
計符按覆覈有御史以監董之則財用不得回隱延齡
乃言培糞土得銀十三萬兩它貨且百萬已棄而獲皆
羨餘也悉移舍以供別敕太府卿韋少華劾其妄陛下
縱之不爲治此乃侵削兆民爲天子取怨于下又引建
中橫斂多積致播遷者其言甚深切帝得奏不悅會鹽

鐵使張滂京兆尹李充司農卿李銛皆指延齡專以檢
僞罔上帝怒乃罷贊宰相左除滂等官時大旱人情愁
惴延齡言贊等失權怨望顯言歲饑民流度支糧芻乏
以激怒衆士它日帝畋苑中而神策軍訴度支不賦廐
芻者天子惑延齡言乃下詔斥逐贊等朝廷震恐延齡
又補充所善吏張忠榜掠之誣充沒官錢五十萬緡以
餌結權幸令妻以犢車載金餉贊忠具獄其母投訴光
順門甌有詔御史審劾一夕得狀乃釋忠延齡不得逞
復奏充妄用京兆錢穀願下有司比句以比部郎中崔
元翰欲釋憾於贊也賴刑部侍郎奚陟辨治充等得不

寃延齡奢苛刻又劫于利專剝下附上肆騁譎怪其進對皆他人莫敢言而延齡言之不疑亦人之所未聞者帝頗知其詐但以其不隱欲聞外事故斷用不疑延齡恃得君謂必輔政少所降下至嫚罵邇臣時人側目屬疾臥第載度支官物輸之家無敢言帝念之使者日三輩往死年六十九人語以相安唯帝悼不已册贈太子太傅上柱國永貞初度支建言延齡曩列別庫分藏正物無實益而有吏文之煩乃詔復以還左藏元和中有司謚曰繆

崔損字至無系本博陵大曆間中進士博學宏辭補校

書郎咸陽尉避親改大理評事累勞至右諫議大夫于時宰相趙憬卒盧邁屬疾裴延齡素善損薦之德宗貞元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始中書虛位十日議者謂選有德及用損中外悵失而損性齷齪能自將延英進見不敢出一言及天下事踰年進門下侍郎嘗以疾臥家久賜絹三百為醫藥費損無卓卓稱于人者而歷二省華要至宰相母殯而不葬亦不展殯女兄為尼沒不臨喪建中後宰相無久任者損以便柔遜愿中帝意乃留八年帝亦知公議病其持祿然憐遇彌渥卒贈太子太傅謚曰靖

韋渠牟京兆萬年人工部侍郎述從子也少警悟工爲詩李白異之授以古樂府去爲道士不終更爲浮屠已而復冠浙西韓滉表試校書郎進至四門博士貞元十二年德宗誕日詔給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趙需禮部郎中許孟容與渠牟及佛老二師並對麟德殿質問大趣渠牟有口辯雖於三家未究解然答問鋒生帝聽之意動遷祕書郎進詩七百言未浹旬擢右補闕內供奉始同列易之後數遣中人專召渠牟繇是皆屬目歲中至諫議大夫大抵延英對雖大臣率漏下二三刻止渠牟每奏事輒五六刻乃罷天子歡甚渠牟爲人佻躁志向浮淺不根於道德仁義特用險巧中帝意非有嘉讓正辭感悟得君也自陸贄免帝躬攬庶政不復委權于下宰相取瓦位行文書而已至守宰御史皆自推簡然處深宮所倚而信者裴延齡李齊運王紹李實韋執誼與渠牟等其權侔人主延齡實皆效虐紹無所建明渠牟後出望最輕張恩勢以動天下召崔芊于茅山起鄭隨布衣至補闕引醴泉令馮伉爲給事中太子侍讀帝旣偏于任聽士之浮競甘進者爭出其門赫然勢焰可炙再擢太常卿卒年五十三贈刑部尚書諡曰忠所論著甚多傳于時

李齊運者蔣王暉孫始補寧王府東閣祭酒擢累監察御史復辟江淮都統李峘府由工部郎中爲長安令政頗脩辨宗正少卿李瀚從子有所訟齊運於瀚爲單行而不禮訟者瀚怒辱諸朝齊運以聞代宗貶瀚由是稍擢京兆少尹出爲河中尹晉絳慈隰觀察使德宗出狩李懷光還兵奔難晝夜馳及河中士罷困乃休三日齊運悉所賦勞軍牛酒豐甘人人喜悅及懷光反還守河中齊運棄城走詔拜京兆尹時李晟壁渭橋齊運發民築城保督芻粟以餉晟賊平頗有助萬年丞源邃不事齊運怒粹辱之死於廷邃家告寃御史大夫崔縱請窮治帝不許御史聯章深劾齊運訴于帝言爲朋黨所擠天子使宰相諭諫官御史後母得羣署章以劾然卒不直遂寃久之大蝗旱齊運不能政乃以韓洄代之改宗正卿閑廐宮苑使進至禮部尚書宰相內殿對已齊運常次進帝與參決大事旣無學暗于大體第以甘言阿匿而已嘗薦李錡爲浙西受賂數十萬又薦李詞爲湖州刺史人告其贓帝置不問齊運臥疾滿歲不能謁每除吏往往遣使卽家咨逮晚以妾爲妻具冕服行禮士人蚩之卒年七十二贈尚書左僕射

李實道王元慶四世孫以蔭仕嗣曹王臯辟署江西府

判官遷斬州刺史臯節度山南東道復從之臯卒實知
後務刻薄軍費士怨怒欲殺之夜縋亡歸京師累進司
農卿擢拜京兆尹封嗣道王怙寵而愎不循法度貞元
二十年旱關輔饑實方務聚斂以結恩民訴府上一不
問德宗訪外疾苦實詭口歲雖旱不害有秋乃峻責租
調人窮無告至撤舍鬻苗輸于官優人成輔端爲俳語
諷帝實怒奏賤工謗國帝爲殺之或言古者警誦箴諫
雖詖諧託諭何誅焉帝悔然不罪實故事京兆避臺官
實嘗與御史王播遇而驪唱爭道播鉤責從者實怒奏
播爲三原令廷辱之惡萬年令李衆誣逐虔州司馬以
所善虞部員外郎房啓代之其怙權作威若此公卿爲
讒短遷斥者甚衆專情警色見顏間權德輿爲禮部而
實私薦士二十人迫語曰應用此第不爾君且外遷德
輿雖拒之然常憚其誣吏部每奏科目頗嚴密以杜請
託實公詣曹劫請趙宗儒無所畏詔書蠲人遭租實格
詔固斂畿民大困官吏皆被榜罰掎取二十萬緡吏乞
貸毫釐輒死按之無罪者徼曰死亦非在復殺之專以
殘忍爲政順宗在諒闇不踰月實殺數十人于府聚通
州長史市人爭懷瓦石邀劫之實懼夜遁去長安中相
賀以赦令內移死號州

皇甫鏞涇州臨涇人貞元初第進士又擢制科爲監察御史居喪游處不度下除詹事府司直久之遷吏部員外郎典南曹鈐制吏姦稍知名進郎中遷累司農卿判度支改戶部侍郎憲宗方伐蔡急於用度鏞哀會嚴亟以辦濟師帝悅進兼御史大夫蔡平之明年遂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度支鏞以吏道進旣由聚斂句剝爲宰相至雖市道皆嗤之崔羣裴度以聞帝怒不聽度乃表罷政事極論鏞姦邪苛刻天下怨之將食其肉且言天下安否繫朝廷朝廷輕重在輔相今承宗削地程權赴闕韓弘興疾討賊非力能制之顧朝廷處置能服其心也若相鏞則四方解矣請授以浙西觀察使其辭切至帝以天下略平亦欲崇臺沼宮觀自娛樂鏞與程昇知帝意故數貢羨財陰佐所欲又賂吐突承璀爲奧援故帝排衆論決任之反以度爲朋黨不內其言鏞乃益以巧媚自固建損內外官稟佐國用給事中崔植上還詔書乃止帝斥內帑所餘詔度支評直鏞貴售之以給邊兵故繪陳綵觸手輒壞士怨怒聚焚之裴度以其事聞鏞指所著鞞曰此內庫所出牢鞞可服彼言不可用詐也帝信之鏞銜度乃與李逢吉令狐楚合擠之出度太原又以崔羣有天下重望勁正敢言後議帝號鏞乃

譖羣抑損微稱帝怒逐羣湖南鑄罷度支進門下侍郎
平章事嘗與金吾將軍李道古共薦方士柳泌浮屠大
通爲長年藥帝惑之穆宗在東宮聞其姦妄始聽政集
羣臣於月華門貶鑄崖州司戶參軍死其所泌者本楊
仁晝也習方伎道古薦于鑄召入禁中自云能致藥爲
不死者因言天台山靈仙所舍多異草願官天台求采
之起徒步拜天台刺史賜金紫諫臣固爭以爲列聖亦
有寵方士未嘗使牧民帝曰煩一州而致長年于君父
何愛哉後不敢言泌驅吏民采藥山谷間鞭笞苛急歲
餘無所獲懼詐窮舉族遁去浙東觀察使捕得鑄與道
古嘗解乃復待詔翰林帝餌泌藥變躁怒不常宦侍懼
以弒崩大通自言百五十歲鑄敗與泌皆誅初吏責泌
妄答曰皆道古教我解衣卽刑卒無它異鑄之貶前坊
州刺史班肅以嘗僚獨餞於野朝廷義之擢爲司封員
外郎鑄弟鏞字蘇卿第進士鑄爲相時任河南少尹見
權寵太盛每極言之鑄不悅乃求分司爲太子右庶子
鑄敗朝廷賢之授國子祭酒開成初以太子少保卒鏞
能屬文工詩爲人寡言正色衣冠甚偉不屑世務所交
皆知名士著書數十篇

王播字明敷其先太原人父恕爲揚州倉曹參軍遂家

焉播貞元中與弟炎起皆有名並擢進士而播起舉賢
良方正異等補盩厔尉以善治獄御史中丞李文薦爲
監察御史雲陽丞源咸季坐賕免賂有司復得調播劾
解其官歷侍御史李實爲京兆尹與播遇諸衢故事尹
當避道揖實不肯播移文詆之實大怒表播爲三原令
將折之播受命趨府謝如禮邑中豪彊犯法未嘗輒貸
歲終課最實重其才更薦之德宗將擢以要近會母喪
解還除駕部員外郎長安令于頔奴客與民盜馬吏繫
民而縱奴播捕取均其罰遷工部郎中知御史雜事刺
舉不阿有能稱關中饑諸鎮或閉糴播以爲言三輔不
乏歷虢州刺史李異領鹽鐵奏以剽已擢御史中丞歲
終改京兆尹時禁屯列畿內者出入屬鞬佩劍姦人冒
之以剽劫又勳戚家馳獵近郊播請一切呵止盜賊不
能隱皆走出境憲宗以爲能進刑部侍郎領諸道鹽鐵
轉運使是時天下多故大理議讞科條叢繁播悉置格
律坐隅商處重輕剖決如流吏不能竄其私帝討淮西
也切於饋餉播引程异自副异尤通萬貨盈虛使馳傳
江淮裒財用以給軍興兵得無乏帝嘉其功超拜禮部
尚書稍以貨賄結官要中外以爲言播薦皇甫鏐及鏐
用事更忌播而以异代使播罷守本官久之檢校戶部

尚書爲劔南西川節度使穆宗立逐罽播求還長慶初
召爲刑部尚書復領鹽鐵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時權幸競進播賴其力至宰相專務將迎居位無
所禪益復失河北衆望不厭乃以檢校尚書右僕射出
爲淮南節度使仍領使職不肯易印詔聽自隨是時南
方旱歉人相食播倍斂不少哀民皆怨之然浚七里港
以便漕引後賴其利敬宗卽位卽拜檢校司空以王涯
代使播失職見王守澄方得君厚以金謝守澄乘間薦
之天子有意復用播於是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
居郎孔斂行柳公權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
李景讓薛廷老等見延英言播傾邪關通帝左右狀帝
冲闇不內其言遂復領使天下公議益不與文宗立就
進檢校司徒太和元年入朝拜左僕射復輔政累封太
原郡公時韋處厚當國以獻替自任天子嚮之播專以
錢穀進不甚與事居位四年卒年七十二贈太尉諡曰
敬播少孤貧自刻苦至成立居官以彊濟稱天性勤吏
職每視簿領紛積於前人所不堪者播反用爲樂所署
吏苟無大罪以歲勞增秩而已卒不易所職雅善占奏
雖數十事未嘗書于笏再領鹽鐵嗜權利不復初操重
賦取以正額月進爲羨餘歲百萬緡自淮南還獻玉帶

十有三銀盃數千綾絹四十萬遂再得相云
起字舉之釋褐校書郎補藍田尉李吉甫辟爲淮南掌
書記以殿中侍御史入兼集賢殿直學士元和末累遷
中書舍人數上疏諫穆宗畋游事歲中考第一錢徽坐
貢舉失實貶詔起覆核起建言以所試送宰相閱可否
然後付有司詔可議者謂起爲失職拜禮部侍郎李齊
叛與播俱上疏請詔王智興討之卒定其亂賜金紫拜
河南尹進吏部侍郎方播以僕射居相避選曹改兵部
爲集賢殿學士拜陝虢觀察使時亳州刺史李繁以擅
誅賊抵罪起言繁父有功而二千石不宜償賊死不報
入拜尚書左丞以戶部尚書判度支靈武邠寧多曠土
奏爲營田以省餽輓歷河中節度使方蝗旱粟價騰踊
起下令家得儲三十斛斥其餘以市否者死神策士怙
勢不從寘于法繇是廢積咸山民賴以生召拔兵部尚
書以檢校尚書右僕射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濱漢塘堰
聯屬吏弗完治起至部先脩復與民約爲水令遂無凶
年李訓爲宰相起門生也欲引與共政卽加銀青光祿
大夫復以兵部尚書召判戶部訓敗起素長厚人不以
訓諉之止罷其判俄加皇太子侍讀文宗上文好古學
是時鄭覃以經術進起以敦博顯帝數訪遠時政因積

雨願寬逐臣過惡又短鮑叔終身不忘人過以解帝銅
人意俄兼太常卿禮儀使帝題詩太子笏以賜詔畫象
便殿號當世仲尼其寵遇如此又使廣五位圖俾太子
知古今治亂開成三年入翰林爲侍講學士改太子少
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爲僮婢盜有貧不能自存帝
知之詔月益仙韶院錢三十萬議者謂與玩臣分給可
耻也起賴其入不克讓武宗立爲章陵鹵簿使東都留
守召爲吏部尚書判太常卿帝患選士不得才特命起
典貢舉進尚書左僕射封魏郡公凡四舉士皆知名者
人伏其鑒擢山南西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
凡儒兼宰相秩前世所罕入辭帝勞曰宰相無內外公
國耆老朕有闕當以聞宴賜備厚宣宗初檢校司空以
疾願代不許卒年八十八贈太尉謚曰文懿喪還命使
者弔其家葬及祥亦如之起性友悌播喪哀戚加於人
嗜學非寢食不輒廢天下之書無不讀一經日弗忘也
莊恪太子薨詔爲哀冊詞情悽惋當世稱之帝嘗以疑
事令使者口質起具榜子附使者上凡成十篇號曰寫
宣它譔集亦多矣終太常博士子鐸鐸自有傳起子龜
式

龜字大年性高簡博知書傳無貴胄氣常以光福第賓

客多更住永達里林木窮僻構半隱亭以自適侍父至河中廬中條山朔望一歸省州人號郎君谷未始以人事自嬰武宗雅知之以左拾遺召入謝自陳病不任職詔許終父喪召爲右補闕再擢屯田員外郎稱疾去崔璵觀察宣歙表爲副龜樂宛陵山水故從之入爲祠部郎中史館脩撰咸通中知制誥鐸爲相改太常少卿同州刺史牙將白約素暴橫嘗譁言月稟薄以動士心爲亂龜捕殺之人皆震慄徙浙東觀察使初式臨州有惠政人聞其至歡迎之卒贈工部尚書子蕘力學有文辭以鐸當國不貢進士終右司員外郎

式以廕爲太子正字擢賢良方正科累遷殿中侍御史少節儉巧于宦因鄭注以交王守澄中丞歸融劾之出爲江陵少尹大中中爲晉州刺史飾郵傳器用畢給會河曲大歎民流徙他州不納獨式勞卹之活數千人時特峨胡亦饑將入寇汾澮聞式嚴備不敢道境報其種落曰晉州刺史當避之以善最稱徙安南都護故都護田早作木柵歲率緡錢旣不時完而所責益急式取一年賦市芍木豎周十二里罷歲賦外率以紓齊人浚壕繚柵外植刺竹寇不可冒後蠻兵入掠錦田步式使譯者開諭一昔去謝曰我自縛叛獠非爲寇也忠武戍卒

服短後褐以黃冒首南方號黃頭軍天下銳卒也初交
趾數有變懼式威不自安譚曰黃頭軍將度海襲我矣
相率夜圍城合謀請都護北歸我當抗黃頭軍式徐被
甲引家僮乘城責讓矢檜交發叛者走翌日盡捕斬之
初容管災歉不歲貢式始上輸大犒宴軍中歸質外蕃
而占城真臘慕義悉入獻亦還所掠王民寧國劇賊仇
甫亂明越觀察使鄭祗德不能討宰相選式往代詔可
因至京師懿宗問方略對曰第假臣兵寇不足平也左
右官要皆曰兵衆則餽多當惜天下費式奏盜若猖狂
天誅不亟決東南征賊闕矣寧得以億萬計之乎兵多
則功速費寡二者孰利帝顧左右曰宜與兵於是詔益
許滑淮南兵式發自光福里第麾幟皆東靡獵獵有聲
喜曰是謂得天時矣聞賊用騎兵乃閱所部得吐蕃回
鶻遷隸數百發龍陂監牧馬起用之集土團諸兒爲向
導擒甫斬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餘姚民徐澤專魚鹽
之利慈溪民陳瑛冒名什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式
曰甫竊發不足畏若澤瑛乃巨猾也窮治其姦皆榜死
咸通三年徐州銀刀軍亂以式檢校工部尚書徙武寧
節度使詔許滑兵自隨視事三日悉以計誅亂兵會詔
降武寧爲團練罷歸終左金吾大將軍

贊曰裴延齡引經誼惑其主以不忠為忠德宗倚延齡
韋渠牟等商天下成敗自謂明而卒陷不明君臣回沈
可不戒哉憲宗銳於立功而皇甫鏘以聚斂取宰相夫
宰相者乃天下選彼暫勞一功烏足勝任哉中興之不
終有為而然

唐書卷一百六十七終

唐書卷一百六十八 韋王陸劉柳程列傳第九十三

宋宋祁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勅重較刊 直 郎 司業臣葉向高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旨重修

韋執誼京兆舊族也幼有才及進士第對策異等授右
拾遺年踰冠入翰林為學士便敏側媚得幸於德宗使
豫詩歌屬和被詔稱旨與裴延齡韋渠牟等寵任相埒
出入備顧問帝誕日皇太子獻畫浮屠象帝使執誼贊
之太子賜以帛詔執誼到東宮謝太子卒見無所藉言

者乃曰君知王叔文乎美才也執誼繇是與叔文善以
母喪解終喪爲吏部郎中數召至禁中補闕張正一以
上書召見所善王仲舒韋成季劉伯芻裴度常仲孺呂
洞往賀之或謂執誼曰彼將論君與叔文鉤黨事執誼
卽白成季等朋比有所窺望帝詔金吾伺得相過食飲
狀悉逐出之順宗立以疾不親政叔文用事乃擢執誼
爲尚書左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叔文與王伾居中竊
命欲執誼据以奉行因用迷奪朝權執誼旣爲所引然
外迫公議欲示天下非黨與者乃時時異論相可否而
密謝叔文曰不敢負約欲共濟國家事爾叔文數爲所
梗遂詬怒反成仇怨及憲宗受內禪流叔文伾分北支
黨貶執誼爲崖州司戶參軍帝以宰相杜黃裳之壻故
最後貶執誼已失形勢知禍且及雖尙在位而臨事奄
奄無氣聞人足聲輒悸動至于敗始未顯時不喜人言
嶺南州縣旣爲郎嘗詣職方觀圖至嶺南輒瞑目命左
右徹去及爲相所坐堂有圖不就省旣易旬試觀之崖
州圖也以爲不祥惡之果貶死

王叔文越州山陰人以棋待詔頗讀書班班言治道德
宗詔直東宮太子引以侍讀因論政及宮市之弊太子
曰寡人見上將極言之坐皆趣贊叔文獨嘿然旣罷太

子曰向君無言何哉叔文曰太子之事上非視膳問安無與也且陛下在位久有如小人間之謂殿下收馱羣情則安解乎太子謝曰非先生不聞此言繇是重之宮中事咸與參訂叔文淺中浮表遂肆言不疑曰某可爲相某可爲將它日幸用之陰結天下有名士而士之欲速進者率諧附之若韋執誼陸質呂溫李景儉韓彞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爲死友而凌準程异又因其黨進出入詭秘外莫得其端彊藩劇帥或陰相賂遺以自結順宗立不能聽政深居施幄坐以牛昭容宦人李忠言侍側羣臣奏事從帷中可其奏王伾密語諸黃門陛下素厚叔文卽紘蘇州司功參軍拜起居郎翰林學士大抵叔文因伾伾因忠言忠言因昭容更相依仗伾主傳受叔文主裁可乃授之中書執誼作詔文施行焉時景儉居親喪溫使吐蕃惟質泰諫準彞宗元禹錫等倡譽之以爲伊周管仲復出憫然謂天下無人叔文每言錢穀者國大本操其柄可因以市士乃白用杜佑領度支鹽鐵使已副之實專其政不淹時遷戶部侍郎宦人俱文珍忌其權罷叔文學士詔出駭悵曰吾當數至此議事不然無繇入禁中伾復力請乃聽三五日一至翰林然不得舊職矣在省不事所職日引其黨謀取神策

兵制天下之命乃以宿將范希朝爲西北諸鎮行營兵馬使泰爲司馬副之於是諸將移書中尉告且去宦人始悟奪其權大怒曰吾屬必死其手乃諭諸鎮慎毋以兵屬人希朝泰到奉天諸將不至乃還叔文母死匿不發置酒翰林忠言文珍等皆在裒金以餉因揚言曰天子適射兔苑中跨鞍若飛敢異議者斬又自陳親疾病以身任國大事朝夕不得侍今當請急宜聽然向之悉心戮力難易亡所避報天子異知爾今一去此則百謗至孰爲吾助者又言羊士諤毀短我我將杖殺之而執誼懦不果劉闢來爲韋臯求三川吾生平不識闢便欲前執吾手非凶人邪掃木場將斬之而執誼持不可每念失此二賊令人悵恨又陳領度支所以興利去害者爲已勞文珍隨語詰折叔文不得對左右竊語曰母死已腐方留此將何爲邪明日乃發喪執誼益不用其語乃謀起復斬執誼與不附已者聞者恟懼廣陵王爲太子羣臣皆喜獨叔文有愛色誦杜甫諸葛祠詩以自況獻歎泣下太子已監國貶渝州司戶參軍明年誅死王伾者杭州人始以書符詔翰林入太子宫侍書順宗立遷左散騎常侍待詔伾本鬪茸貌逴陋楚語無它大志帝褻寵之不如叔文任氣好言事爲帝所禮至出處

又不及任之無間也。叔文入止翰林而任至翰林院見
牛昭容等當其黨盛門皆若沸羹而任尤通天下賅謝
日月不闕爲巨賈裁竅以受珍使不可出則寢其上叔
文既居喪任日請中人及杜佑起叔文爲宰相且總北
軍不許又請以威遠軍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不可
乃一日三表皆不報憂悸行且卧至夕大呼曰吾疾作
輿歸第貶開州司馬死其所支黨皆逐惟質以前死免
擘者混族子有俊才以司封郎中貶饒州司馬終永州
刺史諫警敏嘗覽染署歲簿悉能言其尺寸所治一閱
籍終身不忘自河中少尹貶台州司馬終循州刺史準

字宗一有史學自翰林學士貶連州司馬死于貶秦字
安平有籌畫任叔文所倚重能決大事以戶部郎中神
策行營節度司馬貶虔州司馬終湖州刺史

陸質字伯冲七代祖澄仕梁爲名儒世居吳明春秋師
事趙匡匡師啖助質盡傳二家學陳少游鎮淮南表在
幕府薦之朝授左拾遺累遷左司郎中歷信台二州刺
史質素善韋執誼方執誼附叔文竊威柄用其力召爲
給事中憲宗爲太子詔侍讀質本名淳避太子名故改
時執誼懼太子怒已專故以質侍東宮陰伺意解釋左
右之質伺間有所言太子輒怒曰陛下命先生爲寡人

講學何可及它質惶懼出執誼未敗時質病甚太子已
卽位爲臨問加禮卒門人以質能文聖人書通于後世
私共諡曰文通先生所著書甚多行于世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爲儒擢進士第登博
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爲監察御史
素善韋執誼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
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卽位朝廷大議祕策多
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
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馮藉其勢多中傷士若武元
衡不爲宗元所喜自御史中丞下除太子右庶子御史

竇羣劾禹錫挾邪亂政羣卽口罷韓臯素貴不肯親叔
文等斥爲湖南觀察使凡所造退視愛怒重輕人不敢
指其名號二王劉柳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
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
鬼每祠歌竹枝鼓吹裴回其聲僖僖禹錫謂屈原居沅
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
餘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
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後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
且困將澡濯用之會程異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
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

錫又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
謫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爲宰相建言放臣不宜
與善地悉徙五谿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有瘴
厲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
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
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忮心失恕陰責最大雖它美莫
贖邪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宰相欲任南省
郎而禹錫作文都觀看花君子詩語譏忿當路者不喜
出爲播州刺史詔下御史中丞裴度爲言播極遠獠狄
所宅禹錫母八十餘不能往當與其子死訣恐傷陛下
孝治請稍內遷帝曰爲人子者宜慎事不貽親憂若禹
錫望它人尤不可赦度不敢對帝改容曰朕所言責人
子事終不欲傷其親乃易連州又徙夔州刺史禹錫嘗
歎天下學校廢乃奏記宰相曰言者謂天下少士而不
知養材之道鬱堙不揚非天不生材也是不耕而歎廩
庾之無餘可乎貞觀時學舍千二百區生徒三千餘外
夷遣子弟入附者五國今室廬圯廢生徒衰少非學官
不振病無貲以給也凡學官春秋釋奠于先師斯止辟
雍頌宮非及天下今州縣咸以春秋上丁有事孔子廟
其禮不應古甚非孔子意漢初羣臣起屠販故孝惠高

后間置原廟於郡國逮元帝時韋玄成遂議罷之夫子
孫尚不敢違禮饗其祖況後學師先聖道而欲違之傳
曰祭不欲數又曰祭神如神在與其煩於薦饗孰若行
其教今教頽靡而以非禮之祀媚之儒者所宜疾竊觀
歷代無有是事武德初詔國學立周公孔子廟四時祭
貞觀中詔脩孔子廟兗州後許敬宗等奏天下州縣置
三獻官其佗如立社玄宗與儒臣議罷釋奠牲牢薦酒
脯時王孫林甫爲宰相不涉學使御史中丞王敬從以
明衣牲牢著爲令遂無有非之者今夔四縣歲釋奠費
十六萬舉天下州縣歲凡費四千萬適資三獻官飾衣
裳飴妻子於學無補也請下禮官博士議罷天下州縣
牲牢衣幣春秋祭如開元時籍其資半畀所隸州使增
學校舉半歸太學猶不下萬計可以營學室具器用豐
饗食增掌故以備使令儒官各加稍食州縣進士皆立
程督則貞觀之風粲然可復當時不用其言由和州刺
史入爲主客郎中復作游玄都詩且言始謫十年還京
師道士植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過之無復一存唯兔
葵燕麥動搖春風耳以詆權近聞者益薄其行俄分司
東都宰相裴度兼集賢殿大學士雅知禹錫薦爲禮部
郎中集賢直學士度罷出爲蘇州刺史以政最賜金紫

服徙汝周二州遷太子賓客復分司禹錫恃才而廢福
心不能無怨望年益晏偃蹇寡所合乃以文章自適素
善詩晚節尤精與白居易酬復頗多居易以詩自名者
嘗推為詩豪又言其詩在處應有神物護持會昌時加
檢校禮部尚書卒年七十二贈戶部尚書始疾病自為
子劉子傳稱漢景帝子勝封中山子孫為中山人七代
祖亮元魏冀州刺史遷洛陽為北部都昌人墳墓在洛
北山後其地陜不可依乃葬滎陽檀山原德宗棄天下
太子立時王叔文以善弈得通籍因間言事積久衆未
知至起蘇州掾超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陰薦丞相杜

佑為度支鹽鐵使翊日自為副貴震一時叔文北海人
自言猛之後有遠祖風東平呂溫隴西李景儉河東柳
宗元以為信然三子者皆子厚善日夕過言其能叔文
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為人以為
當大上久疾宰臣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祕建桓立
順功歸貴臣由是及貶其自辨解大畧如此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從曾祖奭為中書令得
罪武后死高宗時父鎮天寶末遇亂奉母隱王屋山常
間行求養後徙於吳肅宗平賊鎮上書言事擢左衛率
府兵曹參軍佐郭子儀朔方府三遷殿中侍御史以事

觸竇參貶夔州司馬還終侍御史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調藍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裏行善王叔文章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旣竄斥地又荒癘因自放山澤間其堙厄感鬱一寓諸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僕嚮者進當艱艱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當時年二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人飾智求仕者更詈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祗益爲罪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臆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

則肌革慘凜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
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鵠舌啁譟今聽之恬
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
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
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尚復幾何
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易因卦
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
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與木石爲徒不
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
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
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
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
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
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
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甿朝夕誦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
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
太平人矣又詒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貧罪者
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禪教化過不自料勤
勤勉勵唯以忠正信義爲志興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
爲務不知愚陋不可以彊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跪

軌事既壅隔很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今黨與
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尚何
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
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又何怪
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
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耻日復一日然亦有夫
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
居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墜先緒以
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熒熒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
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
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眄無後繼者
慄慄然歎歎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
誠丈人所共閔惜也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
村隣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固以益怠
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
重拜掃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
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皂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
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
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
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

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
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
爲世大僂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
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
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以百
數故有無兄盜嫂娶狐女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
明辨列卒光史册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名
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
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
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束縛
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
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
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
召宣室兒寬擯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
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
恇怯澆忍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
人愈疏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
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乘
筆覩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
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後

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胄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衆畏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宗元久汨振其爲文思益深嘗著書一篇號貞符曰臣所貶州流人吳武陵爲臣言董仲舒對三代受命之符誠然非邪臣曰非也何獨仲舒爾司馬相如劉向揚雄班彪彪子固皆泔襲嗤嗤推古瑞物以配受命其言類淫巫瞽史誑亂後代不足以知聖人立極之本顯至德揚大功甚失厥趣臣爲尚書郎時嘗著貞符言唐家正德受命於生人之意累積厚久宜享無極之義本未閔闕會貶逐中轂不克備究武陵卽叩頭邀臣此大事不宜以辱故休缺使聖王之典不立無以抑詭類拔正道表覈萬代臣不勝奮激卽具爲書念終浪沒蠻夷不聞于時獨不爲也苟一明大道施于人世死無所憾用是自決臣宗元稽首拜手以聞曰孰稱古初朴蒙空侗而無爭厥流以訛越乃奮伎鬪怒振動專肆爲淫威曰是不知道惟人之初摠摠而生林林而羣雪霜風

雨雷電暴其外於是乃知架巢空穴挽草木取皮革饑渴牝牡之欲毆其內於是乃噬禽獸咀果穀合偶而居交焉而爭睽焉而鬪力大者博齒利者齧爪剛者決羣衆者軋兵良者殺披披藉藉草野塗血然後彊有力者出而治之往往爲曹於險阻用號令起而君臣什伍之法立德紹者嗣道怠者奪於是有聖人焉曰黃帝游其兵車交貫乎其內一統類齊制量然猶大公之道不克建於是有聖人焉曰堯置州牧四岳持而綱之立有德有功有能者參而維之運臂率指屈伸把握莫不統率年老舉聖人而禪焉大公乃克建由是觀之厥初罔匪極亂而後稍可爲也而非德不樹故仲尼敘書於堯曰克明俊德於舜曰濬哲文明於禹曰文命祗承於帝於湯曰克寬克仁章信兆民於武王曰有道曾孫稽揆典誓貞哉惟茲德實受命之符以奠永祀後之扶淫翳昏好怪之徒乃始陳大電大虹玄鳥巨跡白狼白魚流火之鳥以爲符斯皆詭譎闊誕其可羞也莫知本於厥貞漢用大度克懷于有氓登能庸賢濯瘼煦寒以瘳以熙茲其爲符也而其妄臣乃下取虺蛇上引天光推類號休用夸誣于無知氓增以騶虞神鼎脅毆縱踴俾東之泰山石闔作大號謂之封禪皆尚書所無有莽述承效

卒奮驚逆其後有賢帝曰光武克綏天下復承舊物猶
崇赤伏以玷厥德魏晉而下危亂鉤裂厥符不負邦用
不靖亦罔克久駮乎無以議爲也積大亂至于隋氏環
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爨以毒燎煽以雲焰其人
沸湧灼爛號呼騰蹈莫有救止於是大聖乃起丕降霖
雨濬滌盪沃蒸爲清氛疏爲冷風人乃溲然休然相踰
以生相持以成相彌以寧琢訥屠剔膏流節離之禍不
作而人乃克完平舒愉尸其肌膚以達于夷途焚圻抵
拑奔走轉死之害不起而人乃克鳩類集族歌舞悅懌
用抵于元德徒奮袒呼犒迎義旅謹動六合至于麾下
大盜豪據阻命遏德義威殄戮咸墜厥緒無劉于虐人
乃竝受休嘉去隋氏克歸于唐躑躅謳歌灑灑和寧帝
庸威業惟人之爲敬奠厥賦積藏于下是謂豐國鄉爲
義廩斂發謹飭歲丁大侵人以有年簡于厥刑不殘而
懲是謂嚴威小屬而支大生而拏愷悌祇敬用底于治
凡其所欲不謁而獲凡其所惡不祈而息四夷稽服不
作兵革不竭貨力丕揚于後嗣用垂于帝式十聖濟厥
治孝仁平寬惟祖之則澤久而逾深仁增而益高人之
戴唐未末無窮是故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符不于祥
于其仁惟人之仁匪祥于天匪祥于天茲爲貞符哉未

有喪仁而久者也未有待祥而壽者也商之王以桑穀
昌以雉雉大宋之君以法星壽鄭以龍衰魯以麟弱白
雉亡漢黃犀死莽惡在其爲符也不勝唐德之代光紹
明濬深鴻危大保人斯無疆宜薦于郊廟文之雅詩祇
告于德之休帝曰謚哉乃黜休祥之奏究貞符之奧思
德之所未大求仁之所未備以極于邦治以敬于人事
其詩曰於穆敬德黎人皇之惟貞厥符浩浩將之仁由
于膚刃莫畢屠澤燠于爨瀉炎以澣勃厥凶德乃毆乃
夷懿其休風是煦是吹父子熙熙相寧以嬉賦徹而藏
厚我糗糒刑輕以清我完靡傷貽我子孫百代是康十
聖嗣于治仁后之子子思孝父易患于已拱之戴之神
其爾宜載揚于雅承天之嘏天之誠神宜鑒于仁神之
曷依宜仁之歸濮鈞于北祝栗于南幅員西東祇一乃
心祝唐之紀後天罔墜祝皇之壽與地咸乂曷徒祝之
心誠篤之神協人同道以告之俾彌億萬年不震不危
我代之延求求毗之仁增以崇曷不爾思有號于天僉
曰嗚呼咨爾皇靈無替厥符宗元不得召內閔悼悔念
往吝作賦自儆曰懲咎愆以本始兮孰非余心之所求
處卑汗以閔世兮固前志之爲尤始余學而觀古今怪
今昔之異謀惟聰明爲可考兮追駮步而遐游慕誠之

既信直兮仁友藹而萃之日施陳以繫縻兮邀堯舜禹
之爲上睢盱而混茫兮下駁詭而懷私旁羅列以交貫
兮求大中之所宜曰道有象兮而無其形推變乘時兮
與志相迎不及則殆兮過則失貞謹守而中兮與時偕
行萬類芸芸兮幸由以寧剛柔弛張兮出入綸經登能
抑枉兮白黑濁清蹈乎大方兮物莫能嬰奉許謨以植
內兮欣余志之有獲再明信乎策書兮謂耿然而不惑
愚者果於自用兮惟懼夫誠之不一不顧慮以周圖兮
專茲道以爲服讒妬構而不戒兮猶斷斷於所執哀吾
黨之不淑兮遭任遇之卒迫勢危疑而多詐兮逢天地
之否隔欲圖退而保已兮悼垂期乎曩昔欲操術以致
忠兮衆呀然而互嚇進與退之吾無歸兮甘脂潤兮鼎鑊
幸皇鑒之明宥兮纍郡印而南適惟罪大而寵厚兮宜
夫重仍乎禍謫旣明懼乎天討兮又幽慄乎鬼責惶惶
乎夜寤而晝駭兮類麀麀之不息凌洞庭之洋洋兮沂
湘流之沄沄飄風擊以揚波兮舟摧抑而迴遭日霾曠
以昧幽兮黝雲涌而上屯暮屑窳以淫雨兮聽嗷嗷之
哀猿衆鳥萃而啾號兮沸洲渚以連山漂遙逐其詎止
兮逝莫屬余之形魂攢巒奔以紆委兮東洶涌之崩湍
畔尺進而尋退兮盪洄汨乎淪漣際窮冬而止居兮羈

繫焚以縈纏哀吾生之孔艱兮循凱風之悲詩罪通天
而降酷兮不亟死而生爲逾再歲之寒暑兮猶賀賀而
自持將沈淵而隕命兮詎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
兮顧前志猶未可進路呀以劃絕兮退伏匿又不果爲
孤囚以終世兮長拘孿而轆軻曩余志之脩纂兮今何
爲此戾也豈貪食而盜名兮不混同於世也將顯身以
直遂兮衆之所宜蔽也不擇言以危肆兮固羣禍之際
也御長轅之無橈兮行九折之峩峩却驚棹以橫江兮
游凌天之騰波幸余死之已緩兮完形軀之旣多苟餘
齒之有懲兮蹈前烈而不顛死蠻夷固吾所兮雖顯寵
其焉加配大中以爲偶兮諒天命之謂何元和十年徙
柳州刺史時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禹
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辭以白其夫人如不往便爲
母子未決卽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會大臣
亦爲禹錫請因改連州柳人以男女質錢過期不贖子
本均則沒爲奴婢宗元設方計悉贖歸之尤貧者令書
庸視直足相當還其質已沒者出已錢助贖南方爲進
士者走數千里從宗元游經指授者爲文辭皆有法世
號柳柳州十四年卒年四十七宗元少時嗜進謂功業
可就旣坐廢逐不振然其才實高名蓋一時韓愈評其

文曰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既沒柳人
懷之託言降于州之堂人有慢者輒死廟於羅池愈因
碑以實之云

程昇字師舉京兆長安人居鄉以孝稱第明經再補鄭
尉精吏治爲叔文所引繇監察御史爲鹽鐵揚子院留
後叔文敗貶郴州司馬李巽領鹽鐵薦昇心計可任請
拔擢用之乃授侍御史復爲揚子留後稍遷淮南等道
兩稅使昇起退廢能厲已竭節悉矯革征利舊弊入遷
累衛尉卿鹽鐵轉運副使方計蔡昇使江表調財用因
行諭諸帥府以羨贏貢故昇所至不剝下不加斂經用

以饒遂兼御史大夫爲鹽鐵使元和十三年以工部侍
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猶領鹽鐵昇以錢穀奮而至宰
相自以非人望久不敢當印秉筆明年西北軍政不治
議置巡邊使憲宗問孰可者乃自請行會卒贈尚書左
僕射謚曰恭身歿官第無留貲世重其廉云

贊曰叔文沾沾小人竊天下柄與陽虎取大弓春秋書
爲盜無以異宗元等撓節從之徼幸一時貪帝病昏抑
太子之明規權遂私故賢者疾不肖者媚一債而不復
宜哉彼若不傳匪人自勵材猷不失爲明卿才大夫惜
哉

唐書卷一百六十八終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杜裴李章列傳第九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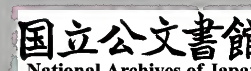
宋宋祈撰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蕭良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杜黃裳字遵素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又中宏辭郭子儀辟佐朔方府子儀入朝使主留事李懷光與監軍陰謀矯詔誅大將等以動衆心欲代子儀黃裳得詔判其非以質懷光懷光流汗服罪於是諸將狼顧難制者黃裳皆以子儀令易置衆不敢亂入爲侍御史爲裴延齡



所惡十碁不遷自元末拜太子賓客居章曲時中人欲請其地賜公主德宗曰城南杜氏鄉里不可易遷太常卿時王叔文用事黃裳未嘗過其門塔韋執誼輔政黃裳勸請太子監國執誼曰公始得一官遽開口議禁中事黃裳怒曰吾受恩三朝豈以一官見責卽拂衣出皇太子總軍國事擢黃裳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於是夏綏銀節度使韓全義儉佞無功因其來朝白罷之俄而劉闢叛議者以闢恃險討之或生事唯黃裳固勸不赦因奏罷中人監軍而專委高崇文凡兵進退黃裳自中指授無不切于機崇文素憚劉濼黃裳使人謂

曰公不奮命者豈由以濼代崇文懼一死力縛賊以獻蜀平羣臣賀憲宗曰黃裳曰時卿之功始德宗創艾多難務姑息藩鎮每節臣死遣中人伺其軍觀衆所欲立者故大將私金幣結左右以求節制晏年尤甚方鎮選不出朝廷黃裳每從容具言陛下宜鑒貞元之弊整法度駿損諸侯則天下治帝嘗問前古王者所以治亂云云黃裳知帝銳於治恐不得其要因推言王者之道在脩已任賢而已操執綱領要得其大者至簿書獄訟百吏能否本非人主所自任昔秦始皇帝親程決事見噬前世魏明帝欲按尚書事陳矯不從隋文帝日昃聽政衛

士傳食太宗笑之故王者擇人任而責成見功必賞有罪信罰孰敢不力孔子之稱帝舜恭己南面以其能舉十六相去四凶而至無爲豈必刑神疲體勞耳目之察然後爲治哉帝以黃裳言忠嘉納之由是平夏翦齊滅蔡復兩河以機素還宰相紀律設張赫然號中興自黃裳啓之元和二年以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封邠國公明年卒年七十贈司徒謚曰宣獻黃裳達權變有王佐大略性雅澹未始忤物初不爲執誼所禮及敗悉力營救旣死表還其柩葬焉嘗被疾醫者誤進藥疾遂甚終不怒譴然除吏不其別流品通饋謝無潔白名當大政未久不究其才及處外天下常所屬意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邠寧節度使高崇文錢四萬五千緡按故吏吳憑及黃裳子載辭服帝念舊功但流憑昭州原載不問載終太僕少卿載弟勝字斌卿寶曆初擢進士第楊嗣復數薦材堪諫官不爲鄭覃所佑宣宗感章武舊事元和時大臣子若孫在者多振拔之帝嘗問勝勝具道黃裳首建憲宗監國議帝嘉歎拜給事中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欲倚爲宰相及蕭鄴罷爲中人沮毀而更用蔣伸以勝檢校禮部尚書出爲天平節度使不得意卒

裴垪字弘中絳州聞喜人擢進士第以賢良方正對策
第一補美原尉藩府交辟不就四遷考功員外郎吏部
侍郎鄭珣瑜委垪校辭判研覈精密皆值才實憲宗元
和初召入翰林爲學士再遷中書舍人李吉甫始執政
以情謂垪曰吾落魄遠裔更十年始相天子比曰人物
吾惜不及知且宰相職當進賢任能君精鑒爲我言之
垪卽筆略疏三十許人吉甫籍以薦于朝天下翕然稱
得人坐覆視皇甫湜牛僧孺等對策非是罷學士爲戶
部侍郎帝器垪方直以爲任公卿薄其過眷信彌厚吉
甫罷乃拜垪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加集賢殿
大學士監脩國史垪始承旨翰林天子新翦割亂屬精
致治中外機筦垪多所參與以小心慎默稱帝意旣當
國請繩不軌課吏治分明淑慝帝降意順納吐突承璀
自東宮得侍恩顧親渥承間欲有關說帝憚垪誠使勿
言帝在殿中常呼垪官而不名嶺南節度使楊於陵爲
監軍許遂振所誣詔授宄官垪曰以一中人罪藩臣陛
下之法安在更授美官嚴綬守太原政一出監軍李輔
光垪劾其懦以李鄴代之王承宗擅襲節度方帝屢削
叛族意必取之又吐突承璀每欲撓垪權因探帝意自
請往于時澤潞盧從史詭獻征討計垪固爭以爲從史

苞逆節內連承宗外請興師以圖身利且武俊有功於國陛下前以地授李師道而今欲奪承宗地有之賞罰不一沮勸廢矣帝倚違不能決久之卒用承瓘謀會兵討承宗從史果反覆兵久暴無功王師告病既而從史遣部將王翊元奏事瓘從容以語動之翊元因言從史惡稔可圖狀瓘比遣往得其大將烏重胤等要領瓘乃為帝陳從史暴戾不君視承瓘若小兒往來神策軍不甚戒可因其機致之後無興師之勞帝初瞿然徐乃許之瓘請祕其計帝曰惟李絳梁守謙知之俄而承瓘縛從史獻于朝因班師瓘奏承瓘首謀無功陛下雖誅法人心不厭請流斥以謝天下乃罷所領兵先是天下賦法有三曰上供曰送使曰留州建中初釐定常賦而物重錢輕其後輕重相反民輸率一倍其初而所在以留州送使之入捨公估更實私直以自潤故賦益苛齊民重困瓘奏禁之一以公估準物觀察使得用所治州租調至不足乃取支郡以贍故送使之財悉為上供是起淮江而南民少息矣瓘器局峻整持法度雖宿望造詣不敢干以私諫官言得失大抵執政多忌瓘惟獎勵使盡言初捨遺獨孤郁李正辭巖休復三人皆遷及過謝瓘獨讓休復曰君異夫二人孜孜獻納者

前日進擬上固爲疑休復大慙增爲學士時引李絳崔
羣與同列及相又擢韋貫之衰度知制誥李夷簡御史
中丞皆踵躡爲輔相號多臣自宅選任罔不精明人無
異言士大夫不以增年少柄用爲嫌故元和之治百度
脩舉稱朝無幸人五年暴風痺帝悵惜遣使致問藥膳
進退輒疏聞居三月益瘳乃罷爲兵部尚書增之進李
吉甫薦頗力及居中多變更吉甫時約束吉甫復用銜
之會增與史官蔣武等上德宗實錄吉甫以增引疾解
史任不宜冒奏乃徙增太子賓客罷武等史官會卒不
加贈給事中劉伯芻表其忠帝乃贈太子太傅增始相
建言集賢院官登朝自五品上爲學士下爲直學士餘
皆校理史館以登朝者爲脩撰否者直史館以準六典
遂著于令京兆少尹裴武使王承宗還得德棣二州已
而地不入或言武還先見增明日乃朝帝怒召學士李
絳議斥武絳言增身備宰相明練時事勢不容先見武
帝悟釋之議者謂帝知增明倚任方篤尚不免嫌疑以
信處位之難云

李藩字叔翰其先趙州人父承仕爲湖南觀察使有名
于時藩少沈靖有檢局姿制閑美敏于學居父喪家本
饒財姻屬來弔有持去者未嘗問益務施與居數年略

盡年四十餘困廣陵間不自振妻子追咎藩晏如也杜亞居守東都表致府中亞嘗疑牙將令狐運爲盜掠服之藩爭不從輒去後果獲真盜稍知名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惑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旣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秘書郎時王紹得君勅藩與相見當卽用終不詣王仲舒與同舍郎韋成季呂洞日置酒邀賓客相樂慕藩名彊致之仲舒等爲俳說慶語相狎昵藩一見謝不往曰吾與終日不曉所語何哉後仲舒等果坐斥廢憲宗爲皇太子王紹避太子諱始改名時議以爲諂藩曰自古故事由不識體之人敗之不可復正雖紹何誅累擢吏部郎中坐小累左授著作郎再遷給事中制有不便就敕尾批卻之吏驚請聯它紙藩曰聯紙是牒豈曰敕邪裴垪白憲宗謂藩有宰相器會鄭絪罷因拜門

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忠滄忠謹好醜必言帝以爲無隱嘗問前世所以家給或國匱乏者何致而然及祈禳之數藩對儉則足用敦本則百姓富反是則匱又言孔子病止子路之禱漢文帝每祭赦有司敬而不祈使神無知則不能降福有知固不可私已求媚而悅之也且義於人者和於神人乃神之主入安而福至帝悅曰當與公等上下相勗以保此言後復問神仙長年事藩知帝且有所惑極陳荒妄謾誕不可信後入柳泌等語果爲累云河東節度使王鏐敗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鏐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旣而事得寢李吉甫復相藩頗沮止會吳少陽襲淮西節度吉甫已見帝潛欲中藩卽奏曰道逢中人假印節與吳少陽臣爲陛下恨之帝變色不平翌日罷藩爲太子詹事後數月帝復思藩召對殿中事寢釋明年爲華州刺史未行卒年五十八贈戶部尚書諡曰貞簡藩材能不及韋貫之裴垪然人物清整是其流亞云

韋貫之名純避憲宗諱以字行後周柱國夔八世孫父肇大曆中爲中書舍人累上疏言得失爲元載所惡左

遷京兆少尹久之改秘書少監載曰肇若過我當擇善
地處之終不肯詣載誅除吏部侍郎代宗欲相之會卒
謚曰貞貫之及進士第為校書郎擢賢良方正異等補
伊闕渭南尉河中鄭元澤潞郟士美以厚幣召皆不應
居貧斂豆糜自給再遷長安丞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
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與我同里素聞其賢願識
之而進于上或者喜以告曰子今日詣實而明日賀者
至矣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永貞時始為監察御史
舉其弟纁自代及為右補闕纁代為御史議者不謂之
私宰相杜佑子從郁為補闕貫之與崔羣持不可換左
拾遺復奏拾遺補闕為諫官等宰相政有得失使從郁
議是子而議父殆不可訓卒改它官遷禮部員外郎新
羅人金忠義以工巧幸擢少府監蔭子補齋郎貫之不
與曰是將奉郊廟祠祭階為守宰者安可以賤工子為
之又劾忠義不宜汗朝籍忠義竟罷於是權幸側目進
吏部員外郎坐考賢良方正牛僧孺等策獨署奏出為
果州刺史半道貶巴州久之召為都官郎中知制誥進
中書舍人宰相裴垪嘗三奏事憲宗不從貫之曰公亦
以進退決請乎垪曰奉教事未見聽垪因曰君異時當
位於此改禮部侍郎所取士抑浮華先行實于時流競

爲息嘗從容奏曰禮部侍郎重於宰相帝曰侍郎是宰相除安得重曰然爲陛下乘宰相者得無重乎帝美其言改尚書右丞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討吳元濟也貫之請釋鎮州專力淮西且言陛下豈不知建中事乎始於蔡急而魏應也齊趙同起德宗引天下兵誅之物力殫屈故朱泚乘以爲亂此非佗速於撲滅也今陛下獨不能少忍俟蔡平而誅鎮邪時帝業已討鎮不從終之蔡平鎮乃服初討蔡以宣武韓弘爲都統又詔河陽烏重胤忠武李光顏合兵以進貫之諫諸將戰方力今若置都統又令二帥連營則各持重養威未可歲月下也亦不從後四年乃克蔡皆如貫之策云帝以段文昌張仲素爲翰林學士貫之謂學士所以備顧問不宜專取辭藝奏罷之皇甫鑄張宿皆以幸進宿使淄青裴度欲爲請銀緋貫之曰宿姦佞吾等縱不能斥奈何欲假以寵乎由是宿等恐陰構之又與度論兵帝前議頗駁故罷爲吏部侍郎於是翰林學士左拾遺郭求上疏申理詔免求學士出貫之爲湖南觀察使不三日韋顓李正辭薛公幹李宣韋處厚崔韶坐與貫之厚善悉貶爲州刺史顓正辭處厚皆清正以鉤黨去由是中外始大惡宿時國用不足遣鹽鐵副使程異督諸道

賦租異諷州縣厚斂以獻曹之不忍橫賦而所獻不中
異意因取屬內六州留錢繼之左遷太子詹事分司東
都穆宗立即拜河南尹以工部尚書召未行卒年六十
二贈尚書右僕射諡曰貞後更諡曰文貫之沈厚寡言
與人交終歲無欵曲不爲僞辭以悅人爲右丞時內僧
造門曰君且相貫之命左右引出曰此妄人也居輔相
嚴身律下以正議裁物室居無所改易裴均子持萬緡
請撰先銘答曰吾寧餓死豈能爲是哉生平未嘗通饋
遺故家無羨財

子澳字子裴第進一復擢宏辭六靜寡欲十年不肯調

御史中丞高元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溫
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裕端士若輕之邪澳曰然恐無
是身御史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
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貽澳曰爵賞刑罰人主
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祗廟
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擢
考功員外郎史館脩撰歲中知制誥召爲翰林學士累
遷兵部侍郎進學士承旨與蕭真皆爲宣宗禮遇每兩
人直必偕召問政得失嘗夜被旨草詔書事有不安者
卽遷延須見帝開陳可否未嘗不順納一日召入屏左

右問曰朕於敕使何如澳陳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搖首曰未也策安出澳倉卒答曰若謀之外廷則大和事可用追鑒不若就擇可任者與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至綠自綠至緋猶可衣紫卽合爲一矣澳愧汗不能對乃罷改京兆尹帝舅鄭光主墅吏豪肆積年不輸官賦澳逮繫之它日延英帝問其故澳具道姦狀且言澳寘以法帝曰可貸否答曰陛下自內署擢臣尹京邑矣可使畫一法獨行於貧下乎帝入白太后曰是不可犯后爲輸租乃免由是豪右斂跡會戶部闕判使帝以問澳澳三不對帝曰任卿可乎曰臣老矣力疲氣耗煩劇非所任者帝默不樂出謂其甥柳玘曰吾本不爲宰相知止便委以使務脫謂吾佗岐而得卒無以自白今時事寔惡皆吾輩貪爵位致然未幾授河陽節度使入辭帝曰卿自便而遠我非我去卿懿宗立徙平盧軍入爲吏部侍郎復出爲邠寧節度使宰相杜審權素不悅坐吏部時史盜簿書爲姦貶祕書監分司東都就遷河南尹辭疾不拜旬歸樊川逾年以吏部侍郎召不起卒贈戶部尚書諡曰貞澳在河陽累年宣宗遣使至魏博道出澳所帝以簿紙手作詔賜澳曰密飭裝秋當見卿蓋將以爲相也因問輔養術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怪

唐書卷一百九 列傳 十三
妄宜斥遠之其八月帝崩不果相爲學士時帝嘗曰朕
每遣方鎮刺史欲各悉州郡風俗者卿爲朕撰一書與
乃取十道四方志手加紬次題爲處分語後鄧州刺史
薛弘宗中謝帝敕戒州事人人驚服

綬貫之兄舉孝廉又貢進士禮部侍郎潘炎將以爲舉
首綬以其友楊凝親老故讓之不對策輒去凝遂及第
後擢明經辟東都幕府德宗時以左補闕爲翰林學士
密政多所參違帝常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鄒
綱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襜袍覆而去其待
遇若此每入直踰月不得休以母老屢乞解職每請帝
輒不悅出入八年而性謹畏甚晚乃感心疾罷還第不
極於用九月九日帝爲黃菊歌顧左右曰安可不示韋
綬卽遣使持往綬遽奉和附使進帝曰爲文不已豈願
養邪敕自今勿復爾終左散騎常侍弟纁有精識爲士
林器許兄弟皆名重當時綬子溫

溫字弘育方七歲日誦書數千言十一舉兩經及第以
拔萃高等補咸陽尉父愕然疑假權謁進召而試諸廷
文就無留思喜曰兒無愧矣入爲監察御史以臺制苛
嚴不可以省養不拜換著作郎旣謝輒解歸侍親疾調
適湯劑彌二十年衣不弛帶旣居喪毀瘠不支服除李

逢吉辟置宣武府頻遷右補闕宰相宋申錫被構罪不測溫倡曰丞相操履有初不宜反乃姦人陷之吾等豈避雷霆使上蒙霧咎邪率同舍伏閣切爭由是益知名太和五年太廟室漏罅詔宗正將作營治不時畢文宗怒責卿李銳監王堪奪其稟自敕中人葺之溫諫吏舉其職國以治事歸於正法以脩夫設制度立官司度經費則宗廟最重也比詔下閱月有司弛墮不力正可黜慢官懲不恪擇可任者繕完之則吏舉職事歸正矣今慢吏奪稟而易以中人是許百司公廢職以宗廟之重爲陛下所私臣竊惜之請還將作則官脩業矣帝乃罷官人會羣臣請上尊號溫固諫今河南水江淮旱歉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凍仆此非崇飾虛名時帝順納乃謝羣臣改侍御史李德裕入輔擢禮部員外郎或言雅爲牛僧孺厚德裕曰是子堅正可以私廢乎鄭注節度鳳翔表爲副溫曰拒則遠黜從之禍不測吾焉能爲注起邪注誅由考功員外郎拜諫議大夫未幾爲翰林學士先是綬在禁廷積憂畏病廢故誠溫不得任近職至是固辭帝怒曰寧綬治命邪禮部侍郎崔蠡曰溫用亂命益所以爲孝帝意釋換知制誥引疾徙太常少卿宰相李固言薦溫給事中帝曰溫素避事肯爲我論駁乎須

太子長以爲賓客久之卒爲給事中初兼莊恪太子侍
讀晨詣宮日中見太子諫曰殿下盛年宜鷄鳴蚤作問
安天子如文王故事太子不悅辭侍讀見聽王晏平罷
靈武節度使以馬及鎧仗自隨貶康州司戶參軍厚賂
貴近浹日改撫州司馬樂工尉遲璋授光州長史溫悉
封上詔書太子得罪詔諭羣臣溫曰陛下訓之不早非
獨太子罪時頗直其言遷尚書右丞鹽鐵推官姚勗按
大獄帝以爲能擢職方員外郎將趨省溫使戶止卽上
言郎官清選不可賞能吏帝命中人諭送溫執議不移
詔改勗檢校禮部郎中帝問故於楊嗣復對曰勗名臣
後治行無疵若吏材幹而不入清選佗日孰肯當劇事
者此衰晉風不可以法帝素重溫出爲陝虢觀察使民
當輸租而麥未熟吏白督之溫曰使民貨田中穗以供
賦可乎爲緩期而賦辦武宗立擢吏部侍郎李德裕欲
引同輔政溫苦言李漢可釋德裕悵然出宣歙觀察使
池民訟刺史劾無狀榜殺之威行部中旣疾召親屬賦
綬詩在室愧屋漏因泣下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矣卒
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諡曰孝溫性剛峻人望見無敢
戲慢者與楊嗣復李珣善嘗勸與李德裕平故憾二人
不從及皆謫溫歎曰用吾言孰至是邪一女歸薛蒙女

工屬文績曹大家文訓行于世溫少合所善惟蕭祐祐
者字祐之夷澹君子也少貧窶隱居以孝養聞司農卿
李實督官租祐居喪未及輸召至將責之會有賜與倩
祐為奏實稱善即薦於朝終制以處士拜左拾遺累遷
諫議大夫終桂州觀察使贈右散騎常侍精畫及書自
鍾王蕭張以來皆能識其真警然不以塵事自蒙故溫
號山林友云
贊曰杜黃裳善謀裴均能持法李藩鯁挺韋貫之忠實
皆足穆天緯經國體撥衰奮王菑攘四方憲宗中興寧
不謂得人而致然邪昔子貢孔堂高第而貨殖韓安國

漢名宰而資貪黃裳亦以受餉見疵至於忠烈堯然則
不可掩已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列傳 十六

唐書卷一百六十九

